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揉襍萬有其句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荅升歌於清廟諸子繡襦被袷於巖廊于五行爲妖于文辭爲罪餒才負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

而無心曷克已以復禮張衡自謙于皮傳莊生自譬于
輒囊往蹇未連誚均苓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漫章句
小生獨以僕為鹽石僕雖重怪其得已于言乎浚之乎
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遊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
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芥區
區之誠若是而已至于平昔研碎之文已見集中茲則
不復以贅也

全謝山先生世譜

受業董秉純述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為氏其後以同音通于
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
所出非隗也或曰全氏之本姓為王漢元后之族屬以
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以曰殷王高宗之後為全二
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于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
始其子大司馬錢塘侯琮以勳伐起孫吳尚主于是江
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
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
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

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既而孫
緄擅政壽春失援臨湘典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
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
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
水部始以經術為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
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超
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
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為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
指北史諸泉泉合父子為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
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
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

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塘遷居鄆之桓谿
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
生二子長為次俎而鼎為明州學錄故侍御未鄆其卒
也葬于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
子以俎為後越六世為宗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
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為太傅越王份越王子
為太師申王太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
長者也申王子為太師和王昭孫是為度宗元舅徐公子
為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為
太尉叅政允堅周公子為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
出于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于余魯公天錫家因訪外

氏于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谿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而出朝議高之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尚縣主而為樹雙闕于碑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為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居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既于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先生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按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已一府君已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

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於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為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請筵已而以此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弼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為之後先生之皇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弟

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以一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天末尚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為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畧萬山荒僻人跡罕到欲避地焉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空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治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嘆曰謝皋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術經詩詞教授里中最善考索脩全氏家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為

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為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于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後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叅政先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讞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讞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蔣夢垕先生嘆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

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于案上大書鯉也死
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
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為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集手
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武林杭堇
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未問世系純
因述全氏世譜冠于集端倣明助刻潛谿集萬斯大刻
南雷集之例也及歲在乙酉萬三福與純謀刻先生經
史問答即并刻世譜至壬辰純居京師偕同志謀刻全
集復與純舊歲所輯年譜並列于篇首云

全謝山先生年譜

受業量秉純編輯

世系名字詳世譜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初五日亥時先生生于鄞縣

白檀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宮詹公故宅

先生有兄祖謙慧甚六歲而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張
目曰句裏吾當再來補之後十年生先生亦慧甚故
小字曰補又有傳先生為錢忠介公轉生者其詳未
之聞集中有五月十三舉子詩三首其第二首曰釋
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宿根琅
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昨

聞正氣堂豫告將雛存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
以充談助用語湯餅賓按先生年三十九始得子昭
德方舉忠介後人苟庭先生入賀先生曰何知之神
也苟庭曰夜未寒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
得子可喜可喜故未訊耳亦一奇也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四歲始入塾

太公吟園先生親課以四子書諸經便能粗解意句
吟園先生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八歲

諸經之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秋社過樓外極管絃
燈火之感不一頌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歲補博士弟子

從里中董次歐先生讀書張氏三餘草堂次歐先生
最持崖岸弟子無敢輒前者獨先生與爭論經史曰
此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始游庠
謁學宮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
反覆賣主之亂賊柰何污宮墻也取捶碎之投諸頻
池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歲

里中耆英多與先生談藝一日慈谿鄭南谿先生過
吟園曰吾今日特訪陳羣而未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歲始應鄉試

至行省以古文謁查初白先生初白謂萬九沙先生曰此劉原父之傳也

六十年辛丑先生十七歲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歲

先生有族母為冰槎尚書女居黃巖是年返寧年八十餘矣先生從之問遺事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士遘之紀吳農祥之傳參互庠証多有補訂後卒成尚書神道碑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十九歲

先生嘗再登天一閣借書當始于是時又揚誠齋易傳抄之天賜園謝氏草廬春秋纂言抄之雲在棲陳

氏皆在是年皆通志堂未刻之本世所希有者

二年甲辰先生年二十歲

是年當娶前孀人張氏自昨年再過武林畫交樊榭

董浦薌林句山谷林意林蕙田立甫諸先生討論經

史証明掌故尊酒郵筒殆無虛日而簡帖題跋多不

署歲月不敢附會惟與樊榭論蘓若蘭迴文詩札確

係此年

三年乙巳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當在童舉授徒先是先生曾王父王父皆避兵于是先生感之益叅攷舊聞成滄田錄

四年丙午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有荆公鄞女志跋而古今通史年表大約作于此時

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三歲

武威孫公詔來守寧訪士于萬九沙太史太史力推先生孫公甚重之先生因上尊經閣祀典議及孫公觀察三郡凡再上修南宋六陵及祠祭冬青義士帖子其後修郡志孫公招先生入局辭之而總裁為九沙太史移書問遺事糾繆凡數十條先生詳答之孫公將薦之于朝先生上書力辭因欲先生自署門生先生自後遂不復往及孫公按察江西旋卒先生感念高誼為之誄今載集外

六年戊申先生二十四歲

學督交河王公將以賢良薦先生以兩尊人年高獨子鮮侍養者上書辭之其後有司以萬先生承勲應先生于萬先生中表後輩也先生以名不易副頗有規切萬先生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夏患瘧痛張孺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規笑曰是雌黃人物之報也先生賦詩解嘲是年得高隱學先生雪交亭于陸氏

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五歲充選貢

王公以先生充貢先生又辭王公不許太夫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為親榮夫但言有得尚不過世

俗之崇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于汝也
汝其行矣遂以明年治裝北上

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六歲入京

春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先生但投牒成均而已山東學使羅竹園先生邀
持文衡赴之 浙江方修通志先生謂翁洲六大忠
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種祥李尚
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初入京即
上書方靈皋先生論喪禮或問靈皋大異之由是聲
譽騰起

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七歲春夏遊山左秋南歸

自舊秋至是夏在羅竹園幕遂遍遊三齊諸勝皆有
紀志題詠為蓬萊王孝子立傳應黃崑圃先生之命
秋七月自歷下南歸省親

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八歲舉北京鄉試

春吟園先生七十壽初夏以太夫人命復北上八月
張孺人產一女甫七日孺人殞女亦不久而孺先生
冠北闈方撤棘房考曹公一士迺過寓齋傾倒特甚
而臨州李穆堂先生見先生行卷曰此深寧東發以
後一人也招之同寓遂偕南昌萬孺廬先生唱和于
紫藤軒一時名下俱願交先生然先生所心契李萬
之外惟靈皋先生坦齋王侍郎濟寰曹給事謝石林

侍御鄭質谷侍講數人而已而時相之門雖屢招之不赴卒以此深嫉之至于放黜

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春闈下第仍居京師

榜後始聞張孺人之訃將歸省有詞科之

命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先生薦遂為吏部所留不得

歸仍居紫藤軒與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

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歲續娶曹孺人于京師

移寓藤軒之東長安朱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贖于仁

和黃監倉有春明行篋當書記

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一歲居京師

與穆堂孺廬為重四之集有詩和者至百餘家時大

科諸公尚未盡集李公以問先生為奏記四十餘人

各列所長李公嘆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

奚慙韓退之哉其後四十餘人者李公多展轉道地

登之啟事同時詞科舉主以臨州靈皋為眉目士之

欲見二公者率藉先生道引于是應召二百餘人多

半與先生通編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

彙為詞科撫言一書而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

徵士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書之而接以今科則廣

采同譜諸公所著入之其書甚博已成大半會先生

放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主^舉及試錄三卷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三十二歲成進士入庶常館

先生本以薦舉鴻博留部至是成先進士入詞館而時相方忌先生中大科遂特奏凡經保舉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識者已知先生不能久于館中矣是年與臨川先生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共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取所流傳于世者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闕大義者亦不錄但取欲見而不可得者分其例為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每日各盡二十卷而所簽發令人抄之預臨川與先生能力薄不能多蓄寫官至次年先生遽罷官歸遂未率業然先生所抄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抄唐說齋文抄史

真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一袁先生文抄

袁正謙
正肅

永樂寧

波府志皆世所絕無而僅見之大典者也時方開明史館先生為書六通移之其第一第二專論藝文一

門見先生不輕讀古人書又謂本代之書必畧及其

大意始有係于一代事故典則風會而不僅書目其論尤偉第三第四專論表而于外藩屬國變亂瞭如指掌真經國之才也第五第六專言隱逸忠義兩列傳所以培世教養人心而扶宇宙之元氣不但史法之精也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之曰博而勉以為有用之學先生謙言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

二年丁巳先生三十三歲左遷外補遂南歸

四月

秦陵配天禮成獻大禮賦靈皋先生曰筆力弗逮杜公然語語本經術典核矜重則杜公微愧拉襍矣五月散館竟列下等左遷外補而先生舅氏蔣季眉先生亦同被黜或曰當事者惡先生因及蔣公先人以兩尊人年高多病亟欲歸靈皋先生猶欲薦先生入三禮館辭之而薦吳君廷華九月出都冬抵浙便道過姚江孫忠襄公墓拜而為之銘至家適太公得足疾患力治之

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歲侍兩尊人家居冬丁太公報

先生既歸侍庭闈有閒益廣搜於社掌故并采海遺聞著作日富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榻編為天一閣碑目又為之記又抄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四卷王端毅公石渠意見皆閣中祕本世所僅見者又編曹遠思墓楊氏忠列錄至臘月太公吟園先生忽得疾不起

四年己未先生三十五歲葬吟園先生冬接丁蔣太夫人報

春三月葬吟園先生于光溪木峯之南一切附身附棺之禮皆竭力從厚冬蔣太夫人卒是年始修全氏宗譜

五年庚申先生三十六歲合葬太夫人于木阜峯阡
讀禮之餘博考全氏掌故作桓谿全氏祠堂碑東浦
全氏祠堂碑桓谿舊宅碑鵲巢碑記全氏義田記響
岩先塋地脉記崇讓里記凡數十篇是年始遷居青
石橋胡氏遠可軒後所稱雙韭山房者也

六年辛酉先生三十七歲秋至白下歲暮而歸

聞臨川先生主試江南秋至金陵投止承恩寺遍遊
朝天宮報恩寺燕子磯舊院諸跡皆有詩自戊午已
未接丁內外艱至此再近大祥從不作吟咏聲始為
破戒因題曰祥琴集以志過及出闈而臨川病送之
舟中臨川為先生商古人出處之義先生呈截句五

首其次章曰申轅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
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末章曰生平坐笑
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早去先幾何
待督郵來自是先生遂無出山之意矣歸經揚州止
宿馬氏畬經堂成因學紀聞三箋萬孺廬先生遠見
之以為在閩百詩何義門之上

七年壬戌先生三十八歲居里中

三月服除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為請先生謂二喪並
及當服五十四月令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
之有心喪劄子答節令其寔先生本無意出山也四
月糾同邑陳先生南泉錢先生芍庭李先生甘谷胡

先生君山先君鈍軒先生為真率社重舉重四之會
壺觴一旬再舉至十月得詩三百餘篇皆於社掌故
題曰句餘土音後刪定為句餘唱和集
八年癸亥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以乙酉正月五日生而是年立春在初十日者
例作甲申年庚則癸亥為四十年矣朋友有稱祝者
先生作詩謝之而詩集亦遂題曰虬骨用東坡語也
五月十三日始舉子昭德九月出游有杪秋江行集
十月至維揚有七峯草堂唱和集

九年甲子先生四十歲

自題詩稿曰五甲集以同年施藥齋令餘姚未招赴

之這杭先生莖浦亦在署同游龍山諸勝皆有詩復
同渡江至湖上夏還寧是年先君始率仲兄秉縵暨
純受業先生門下先君方修寒家宗譜請先生鑒定
凡例先生為之序并撰先世志傳碑贊凡三十餘篇

選定李杲堂先生內稿及西漢節義傳及昭武先
生殘集皆為之序于是有意舊詩之續遍搜諸老
遺集而楊氏四忠双烈合狀華氏忠烈合狀屠董二
君子合狀王評事狀是成于是年^秋之淳石周氏訪三
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堂集正
氣錄二書為之狂喜作詩以誌

十年山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者舊詩集

杲堂先生者舊集播紳終于萬曆先生續之并及本朝凡百六十卷分任同社諸公及門下諸子抄錄人為立傳視杲堂加詳焉于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為鄉黨所恭敬而光芒有未闡者畢出真大有功于名教者也是年之詩即題曰抄詩集 夏寧守魏某縱一奴子入泮宮且陳夏楚以啗喝廩保先生憤甚移書詰之守怒偕巡道葉某以細事羅織先生力求撫院興獄并及董浦先生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令鄞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 前京兆陳句山先生再以書速先生出山先生答詩三首有曰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勿任又曰苦不

自知吾豈敢將一尺試微軀蓋先生于出處之際籌之熟矣 詩集有送錢二池之黃蘗山省墓之作合文之集諸錢碑版則知忠介神道第二碑墓錄年譜以及侍御職方推官諸志忠介大全集侍御東村集諸序畫像降神諸記凡數十種皆成于是年十一年丙寅先生四十二歲仍錄者舊詩兼修南雷黃

氏宋儒學案

春杪至湖上適董浦先生以閏重三日為禊事之會太守鄂純夫而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自茗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有詩曰吳舡集舟中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

定遇彭侍郎芝庭先生曰吾觀同館諸君蕉萃太甚
安得如謝山之春容自便先生有感于其言作詩謝
之夏過維揚再館馬氏會經堂編纂學案有韓江唱
和第二集

十二年丁卯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撰萊陽姜忠肅公祠堂神絃曲應象山姜炳璋
之請也二月至湖上上已後重過水木明翠園謀刻
宋儒學案隨至金陵訪靈皋先生于湄園靈皋年八
十方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為汗漫之遊先生呈詩
四章其卒章有曰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別離六年遭
荼苦餘生患阻飢以此成漸負著書杳無期猶喜素

絲在末為緇所移靈皋之規切先生之持守均可見
矣古人哉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秋畫復過維揚歲
暮歸是年詩有偷兒棄餘集吳山消夏集漫興集

十三年戊辰先生四十四歲秋主蕺山講席

三月之武林太守鹿田先生問曰先生不出之意何
其決也先生答以詩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青山
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歡也識敵
貧如敵寇其柰愛睡不愛官况復頭顱早頽白那堪
逐隊爭金爛杜公紹守先生故人也未招遂遠越重
定黃氏留書姚總制之孫述祖求撰總制神道第二
碑秋渡錢塘病方換頽寧人先生神道表力疾成之

先生自了卯冬有不寐之疾醫者謂是虛用其心之過當靜擾以養之先生未能用其言至是遂大病中秋乃痊已亡居杭九月杜守請主叢山講席始釋奠復病庚午大病
于子劉子影堂議定從祀諸弟子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繼而帖然一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復與杜守議立故太守湯公篤庵之主于書院以其有大功于越而專祠久廢也又欲推其例于陳卧子先生及明故相膠州高公皆已定議以先生去不果而冬青義士祠祭議凡與杜公二復為是年詩曰漫興二集曰望歲集曰采叢齋集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校水經注

杜守仍請主叢山先生固辭蓋舊冬主人微失禮也于時蕭上諸餘之士爭先入學舍者幾滿合之山會共得五百餘人旅食以待而諸生蔡紹基沈有聲姚世治率十餘輩抵寧面請杜守亦容懇觀察使者侯公速駕先生終不赴秋諸生以舊秋所課請改定留越三月得文百餘篇刻之是歲有詩三集曰西笑以大金川平定也四月後曰雙韭山房夏課九月至歲底曰怡經餘事集而水經注一書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寔始于是夏

純按先生自辛酉以後極貧糲殮或至不給冬仲尚衣衿衣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然典琴書數券

甚日皇皇也哉山之俸頗得中人之產教家竟以
避色不赴他日山長之陋劣芑苴公行羊雁充積
先生力戒諸生雖蕙苾不得入及蔡生未寧知先
生以杜守故請曰今學舍中滿五百人請先生弗
受太守之餽但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鎊為贖
千金可立致豈傷先生之廉乎先生呵之曰是何
言與夫吾之不往以太守之失禮也禮豈千金所
可貨乎且譬之爾家太守爾祖也祖所不能致之
師友其孫出而任之日我有私財無勞乃祖供給
為之師者竟居之不疑可也不可也蔡生唯唯而
退純時在坐心服先生之言而終憂先生之貧也

然是時選奇之檄歲至友朋之車乘頻催先生不
為負竄動心久矣區區千金腐鼠耳而以之嚇先
生是則蔡君與予之陋也

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仍校水經

春病甚一日忽背舌間無故涌血頭髮作酸痛心氣
忽忽若欲盡先是姚蕙田先生謂先生子病在不善
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理會今人事安得不病
按生有病日集當在是年然有連字先生再入政府詩
乃入赤舟中東蕪林之作以天子親裁錫類詩
則當在辛未大抵以二年以
多病不作詩無事跡可考

十六年卒未先生四十七歲
皇雅成

天子始巡幸江浙浙中士大夫俱赴吳門迎駕多有錄用及賞賚者獨先生與董浦先生寂然說者謂執日未嘗

上達也先生東鄰林少師詩四首其次章曰木雁遭逢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為我閑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蓋少師欲薦先生而先生辭之也是歲浙江大旱禾稼無顆粒收先生索食維揚歲暮始歸自
己巳始撰

皇雅凡四十二篇屢有修飾至是勒為定本皇皇鍾呂之音足與柳儀曹姜白石接跡矣
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適廣東

三月東粵制府以端溪書院山長相邀遂渡嶺五月至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有示諸生詩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間必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跡薄游先孝寺寔月壇登閱江樓七星岩皆有詩又為諸生改定課藝百篇劑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劑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而朝夕不倦者則水經注蓋已七校矣

十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九歲自粵中歸于家病日甚決意辭歸而大吏及諸生尚苦留不已新會令張惕庵曰先生必不死以生平所蘊尚未盡暴于

世也于是復留數月訪肇慶故宮天湖慶雲寺登白沙岡訪枕柳亭皆有詩又過澶川訪海目先生故居至江門謁陳文恭公祠訪其暇玩遺器各賦詩一首至七月乃歸家養病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而刻于粵中之詩曰度嶺集

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

正月病漸痊春盡維揚故人以書招往養病且云有善醫者乃赴之仍居會經堂病亦未有所增減也仍治水經兼補學案十一月乃歸是年戒不作詩其得之約裏之餘者寥寥數十首未刪定不成集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卒于家

正月手定文稿刪其十七得五十卷命純暨同學張炳盧鎬全藻蔣學鏞抄錄然病亦無所增也至二月而嗣子昭德病十日竟殞先生為之一慟遂不可支成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遂絕筆而刪定詩稿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收其十之六得十卷顏唐病革尚有改塗者五月文稿錄成先生已不能編閱命純隅坐朗誦先生聽之遇有錯謬猶為指畫然病日甚曹孺人銜淚欲進參而無力純乃以香舊詩稿本質之有力者得參半兩進之神氣稍振于是議為後者本支寔無其人乃立宮詹公之七世孫孫桐為孫時年七歲告于祖廟命純執筆同撰祭文即以當

繼券尚扶掖主祭六月初十日也自此卧榻不復出
戶又十日呼純至榻前命盡檢所著述總為一大麓
顧純曰好歲之而所抄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
氏叢書樓又十日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睡又兩
日聲漸微乃逝七月二日寅時也衣衾匠木先一日
終備具時方酷熱即于午後入殮皆純所治然無以
償直又十日乃遣元隨賴高賚訃及遺書告之維揚
而馬嶰谷先生亦適于前十日逝世幸哲弟半查敦
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為賻然僅足償冬參及附
身之費而葬具猶未備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
歸之盧鎬族人得白金二百兩于是即張孺人所塋

先生高祖和州公大墓傍營立三穴其右畧後即為
昭德附葬所皆先修治而以十一月 日治喪禮受
親知之未弔者 日祖奠 日奉柩入槨朋舊親戚
宗族弟子送葬者尚數百人明年五月廿六日曹孺
人亦卒時純方出門適京師孫桐墀弱其生父顧其
一切喪葬賴高之力居多葬畢賴去不十年桐之父
盡失所遺房屋墓之傍僅有田十二畝亦失去寒食
中元幾無一奠而純所丐董浦之志竟不報并所遺
馬氏文集十冊亦歸董浦索之再三而終不應是則
可為長慟者矣乾隆乙酉純在杭萬三福謀刻先生
文集請吳文鷗亭馬丈半查協力純率同鄉後進助

之先得經史問目十卷歲在庚寅純居安州次年至
京師取所攜先生叢殘舊稿按手定之目重抄之既
得大半乃據所聞見及詩文中可考者作為年譜一
卷惜行篋不能盡携先生遺書而同鄉耆舊無一居
京師多有闕疑不能詳盡姑存之以俟後日之增補
嗚呼予今年亦四十有八矣去先生易簀之歲三年
耳倘不亟為考錄校訂一旦填溝壑有負歲弃之命
何以見先生于地下且先生雖年僅及艾所蘊不盡
暴于世然千秋之業確乎不朽若純之荒落非附青
雲之末即百年終同腐草耳則此役也謂純之不負
先生哉亦先生之神光大澤呵護霑溉于純而已矣

鮎埒亭集目錄

受業董秉純編次

卷一詩

雅

皇雅

聖清戎樂詞

一十六篇

三后聖德詩

一十四篇

蕃部樂詞

五篇

諸曲

七篇

卷二賦

皇輿圖賦

國書賦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有序并跋

卷三

賦

國子監石鼓賦 有序并跋

哈密瓜賦 有序

淡巴菰賦 有序

葛仙米賦 有序

鮎醬賦 有序并跋

十二雷茶竈賦 有序

金峩山晚楊梅賦 有序

卷四

語

湖語

卷五

辭

剡源九曲詞 有序并跋

射龍將軍揚波辭

海若白事小史解嘲

卷六

碑銘一

明四川道御史再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卷七

今謚恭潔陳公神道碑銘
明直隸寧國知府玉塵錢公神道表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鄞王公神道銘碑

碑銘二

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
謚忠介錢公第二碑銘

卷八

碑銘三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明處士四岑先生墓幢文

明建寧兵備道僉事鄞倪公墳版文

明翰林院檢討兼兵部給事中箕仲錢公些詞

明故張侍御哀辭

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

雪竇山人墳版文

卷九

碑銘四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公神道

碑銘

卷十

碑銘五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
碑銘

明太傅大學士張公神道碑側記

卷十一

碑銘六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卷十二

碑銘七

亭林先生神道表

二曲先生窆石文

卷十三

應潛齋先生神道表

碑銘八

沈甸華先生墓碣銘

蚤園先生神道表

鷗鵠先生神道表

施石農先生墓志銘

初六公子墓碣銘

卷十四

碑銘九

中條陸先生墓表

忍辱道人些詞

明故兵部員外郎葉庵高公墓石表

李駕部墓志銘

天多老人墓石志

錢東廬徵君墓表

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

卷十五

碑銘十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

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卷十六

碑銘十一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大理梅盧陳公神道碑銘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卷十七

碑銘十二

前侍御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沙何公墓表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卷十八

碑銘十三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

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翰林學士南昌萬公墓碣銘

鄭侍讀篋谷先生墓碣銘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印

公神道碑銘

太常晚開陶公神道碑銘

卷十九

碑銘十四

鄭芷畦室石志

周穆門墓志銘

沈東浦墓志銘

前甘泉令明水龔君墓志銘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志銘

趙谷林誄

右贊善峯山宋君墓志銘

卷二十

碑銘十五

王立甫壙志銘

姚蕙田壙志銘

沈果堂墓版文

厲樊榭墓志銘

張南漪墓志銘

萬循初墓志銘

河南禹州牧葉齋施君墓銘

陸茶鳩墓志銘

方定思墓志銘

卷二十一

碑銘十六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李東門墓表

陳文孔塘壙志銘

董次歐先生墓版文

陳裕齋先生墓版文

翰林蔣厓蔣先生穿中柱文

端孝李先生窆石文

知永昌府董公墓表

卷二十二

碑銘十七

磁州牧西郭萬君墓表

黃文肖堂墓版文

郭介子墓誌銘

陳南皋墓志銘

史雪汀墓版文

尚書職方郎陳公墓碣銘

錢与庭誄

陳卜年志

李次行墓版文

范冲一穿中柱文

韭鬼埋銘

卷二十三

碑銘十八

賀公逸老堂碑銘

遐追山二廟碑

景迂先生舡塲祠堂碑銘

陳忠肅公祠堂碑銘

碧谿魏文節公祠堂碑銘

大愚呂忠公祠堂碑文

蔣金紫園廟碑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第二碑

象山姜忠肅公祠堂碑文

卷二十四

碑銘十九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子劉子祠堂配享碑銘

舟山宮井碑文

黃太傅廟碑陰

碧池龍神廟碑文

宋蘭亭石柱銘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碑

卷二十五

行狀一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何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狀行

卷二十六

行狀二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

事略

明太常寺卿晉右副都御史重庵林公逸事狀

陽曲傅先生事略

陸麗京先生事略

邵魯得先生事略

姚敬恒先生事略

明遼督熊襄愍公軼事略

卷二十七

傳一

莊太常傳

周思南傳

陳光祿傳

沈太僕傳

貞愍李先生傳

周監軍傳

毛戶部傳

周布衣傳

卷二十八

傳二

陸桴亭先生傳

萬貞文先生傳

劉繼莊傳

蓬萊王孝子傳

董永昌傳

李元仲別傳

卷二十九

論

孫武子論

平原君論

四皓論

楊劉優劣論

龔壯論

帝在房州史法論

李克用論

楊文公論

陳同甫論

明莊列帝論

莊定山論

卷三十

記

浦陽江記

東萊大小沽河記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硯記

宋嬖女倖廳舊本記并跋

明孝宗御筮記

先侍郎府君生長記

錢忠介公降神記

錢忠介公畫像記

蕺山相韓舊塾記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訪寒厓草堂記

卷三十一

序

古文篆韻題辭

永嘉張氏古禮序

程氏春秋分記序

靜遠閣周禮解序

漢隸字原校本序

北窓炙輿題辭

明故太僕斯庵沈公詩集序

姜貞文先生集序

西漢節義傳題辭

梨州先生思舊錄序

卷三十二

序

錢侍郎東村集序

董高士曉山思陽集序

愛日堂吟稿序

寶甄集序

修川小集題詞

藏書樓書目序

愚山施先生年譜序

贈趙東潛校水經序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詩序

贈錢二池公子展墓闕中序

卷三十三

議

冬青議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為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與紹守杜君

阿育王寺為藥庵居士立祠議與任持晚全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考正府主廣靈廟議

廢奉化縣靈昌廟示奉化令

大滌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杭守杜君

改正成仁祠祀典議示定海令

卷三十四

簡帖

移詰寧守魏某帖子

心喪劄子答鄞令

論遼孫嗣統帖子答姚蕙田

奉答臨川先生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

金史第三帖與董浦

題三山野錄

辨吾家啟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

董徵君祠堂志帖子答鈍軒

寄謝副使石林札

答樊榭

答山陰令鈔樹田水道札

水經磔谿帖子東慎甫

與同館某君札

卷三十五

雜著

辨大夫種非鄞產

辨錢尚書爭孟子事

公棠辨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昆明池考

廣德湖田租考

知廣西府楊公傳糾謬

節愍趙先生傳糾謬

記范孝子事

記李烈婦事

周覽堂事辨証

記馬惟興語

凱風說示李桐

戲黎說答東潛

天妃廟說

詞科緣起

喪主喪孤辨

姑姊妹夫喪主辨

釋堇

說鱖

卷三十六

題跋一

先太保唐公告身跋

先太師越王告身跋

先太師徐公告身跋

先觀察告身跋

先太師申王告身跋

先少師周王告身跋

先少師和王告身跋

先少師節度使告身跋

先太府承宣告身跋

先太府參政告身跋

族祖息耘先生詩卷跋

族祖真志先生墓石本跋

再跋真志先生志石

三跋真志先生志石

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檢討公告身跋
先司空公諭祭章跋
先宗伯公諭祭章跋

卷三十七

題跋二

宋搨石鼓文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漢司隸魯峻碑跋

漢昆陽令尹宙碑跋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漢史晨祠孔廟奏銘碑跋

漢史晨魯孔廟後碑跋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漢韓勅孔廟二碑跋

漢酸枣令劉熊碑跋

漢郎中鄭固碑跋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西嶽華山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廟碑跋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跋

漢宗氏故吏處士碑陰銘跋

漢故園令趙君碑跋

漢魯靈光殿釣魚池軌跋

魏公卿上尊號碑跋

魏修孔廟碑跋

晉汲縣齋太公里表跋

魏孝文比干碑跋

魏重修中嶽廟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梁始興安成二王碑跋

東魏興和孔廟碑跋

北齊胡長仁重表郭巨碑跋

隋大業孔廟碑跋

唐貞觀孔廟碑跋

唐貞觀比干碑跋

唐貞觀晉祠碑跋

唐高宗明徵君碑跋

唐敬宗皇帝碑跋

唐升仙太子碑跋

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唐開元太山摩崖搨本跋

宋廣平神道碑跋

唐涼國長公主碑跋

元次山墓碑跋

葉歛州神道碑跋

唐元次山華陽三體石銘跋

唐陽門橋亭碑跋

唐天寶嵩陽觀碑跋

唐晉獻武王北嶽題名碑跋

唐李代州墓碑跋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石晉奈何將軍碑跋

蜀廣政石經殘本跋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卷三十八

題跋三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宋重修大相寺碑跋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旁字源跋

南嶽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宋祥符天書磨厓石墨跋

韓魏公北嶽廟碑跋

韓魏公定州政跡碑跋

歐公瀧岡阡表石本跋

鮮于侁靈岩寺詩石本跋

宋應天府虞城縣故跡碑跋

宋重摩唐儲潭廟祈雨碑跋

宋登封縣免拋科碑跋

宋大觀御製五禮碑跋

宋龍虎山門道正王道堅牒跋

樓楚公三十六峯賦碑跋

建中靖少^國林寺瑞芝圖跋

二蔡達磨石墨跋

大觀御製八行八刑碑文跋

游景叔墓志跋

游景叔昭靈圖跋

宋元祐黨籍碑跋

劉凝之墓記跋

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

賀秘監逸老堂碑跋

逸老堂碑跋二

開慶己未勅書跋

樓氏書錦堂碑跋

攝山游嘿齋題名跋

蘄州白龍洞題名跋

黨承旨普照寺碑跋

黨承旨杏壇二大字跋

雷庭西舍記跋

金沙門福迎墓志跋

程少中墓碑跋

元重修大一廣福萬壽宮碑跋

元刻司馬溫公投壺圖跋

揭文安公天一池記跋

元大德孔廟碑跋

元哈討不花祭祀莊田記跋

慶元路學宮塗田碑跋

石鼓文音訓碑跋

元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廟金博山鑪碑跋

王秋澗神道碑跋

萬氏永思堂石刻跋

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

棟堂李翁石刻家傳跋

陳后岡題名跋

慈元全節廟碑跋

明開封府學石經碑贊跋

林泉雅會圖跋

林泉雅會圖

林泉雅會圖三

卷三十九問答

易問目答董秉純

卷四十問答

尚書問目答董秉純

卷四十一問答

詩問目答張炳

卷四十二問答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卷四十三問答

三禮問目答全藻

卷四十四問答

論語大學中庸問目答范鵬

卷四十五問答

論語大學中庸問目答盧鎬

卷四十六問答

孟子問目答郭景兆附爾雅

卷四十七問答

諸史問目答董秉純

卷四十八問答

諸史問目答盧鎬

卷四十九問答

諸史問目答董秉純

結埼亭集卷一

皇雅

聖清戎樂詞一十六篇

三祖 二宗之豐功非筆札所能盡其揚扆自未館閣諸臣大都隨一時一事而述之而未有兼綜五朝之備者今條其節目之大者一十有六括為鏡歌以視唐柳宗元宋謝翱不足為後故未敢以上之太常焉

長白雲志受命也

長白山雲茫茫飛渡結岱宗萬古表東方

長白山為岱山所導原說

鄞 全祖望 紹衣

見聖祖御製文集于此 朱果之祥自昊蒼篤生

悟古人青營二州合一之旨 聖人六十三姓附以昌會明政漸不綱至孝大復讎義

師何堂堂太祖實錄 撫順一鼓崩角降桓桓杜典劉老

羅未可當境不支喋血成濠骨成岡遂日闕百里關門

烽火昕夕忙中原黨禍正披猖大東小東國論狂誰知

帝星朗乃在大東荒時有大東小東之說大東神廟東

况自隳長城前熊廷後袁崇橫被戕日益潰裂無完疆

聖人念民力欲以和媾罷戎行嗟明尚自大往復徒壽

張欲仍龍虎節而臣視興皇太宗實錄 命則不受謀則

不滅重圍困四度致長驅直達淮之陽援兵十八萬遂

巡晋州旁孫傳庭傳 始嘆天所興莫能櫻其銜太史曰

可矣猶然謙讓謂未遑還軍長白下有待始垂裳

俘挿部志西略也即實錄之察哈爾國

彼挿漢蒙古餘因緣避俺荅未傍薊西居羈縻在明代

度幾勞剪除叛服靡常其心頻渝既明衰為所愚欲仗

其力以捍東隅豈知不足恃翻令多所需玉帛貨賄動

兼車餓狼飢豹有扶趨叩關而索紛莫驅飽則颺去曷

嘗奉簡書乃知三娘子末世無所哂督撫真虛拘謂王

象 東帝正當塗天下之力莫能支吾欲挿漢胡為

乎挿始猶大言謂我水濱漁獵徒挿初致書

國主而稱我為水濱三萬國 欲爭廣寧恫嚇夸誣既遠

保河西所部日齟齬乃詭未附亦復懷次且希反覆恣

所如 帝曰吁有是夫陰陽向背多狡圖天師四徂抵
兀蘓前後天牙後天弧尾刺諸部稽首未享挿震而逋
四十萬衆淵魚叢爵赴上都鷄鳩亦復未哺雖玉璽動
地出貢其貞符事見太祖實錄
按其時有北察哈爾南察哈爾所謂林丹汗者乃北察
哈正蒙古太宗也南察哈不見于諸書但見于
太祖實錄蓋北
有朝鮮志東征

朝鮮父師後尚有禮教遺在昔明中葉日本恣侵欺神
宗用大師為之振式微以此卹附庸効忠亦其宜
真人起建州所至凜天威下國昧時務不知早自歸區
區小草力欲以挽落暉毛鎮因之起犄角成連雞

天子嘻其笑是亦何能為獨念卧榻旁不容小腆窺初
猶薄開罪諭以擇木栖終不悛眷戀崦嵫情依依整軍

下平壤如山壓卯風捲灰國王竄江渚世子遭囚羈應
痛李氏珍彈指悔莫追誰料如天德貳則有討服舍之

原汝心未為非但願汝事我亦如事明無猜携宥汝罪
不汝疑高麗事聖祖亦嘗稱之朝鮮臣民感涕浹生死

肉骨古所稀 大朝存我敢不草心脩藩籬亦足以
謝明皮島援絕空噓唏至今高麗葭連車貢彤墀

太祖削平諸部始于哈達輝發吳利葉赫所謂扈倫四
國即明所謂南關北關也乃以次臣服諸蒙古至
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復朝鮮
而塞外無不臣者矣此用兵之次第也按四科太宗
實錄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爲四十九貝勒四科太宗
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曰教漢曰柰曼

曰巴林曰土黑特曰扎魯特曰密哈爾曰阿魯曰翁
牛武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而以察哈爾故
太子冠之亦為一國蓋
是時分察哈為二也

大討賊志取北都也

天下喪亂將以啟聖人謂予不信試觀諸甲申殘明烈
帝非荒君十七載何憂勤其柰生逢陽九衣五十揆席
多賊臣馴令米脂賊塗炭遍斯民赤者眉黃者中遂汗
神器遭鬼嗔先皇嚇斯怒慙茲雲雷屯前箸曰叔父
為我討賊清乾坤嗤賊狙累勝豈誠天兵如天神望風
不戰走封狐十大化游魂燕人望師如拯焚一朝快復
雖壺漿夾道出九門東未迎
十春累明創業未之或聞負宸委襄皇皇懋親剪商已

再世一朝唾手志竟申奠九鼎定八垠非天私我曰惟
積功與累仁

飛渡江志定南國定

半壁整江東雖小亦足王辛苦諸遺臣立君非孟浪晉
宋有前車負荷良所望 大朝隆繼絕或亦邀保障
天之棄民如嗇夫重以彼昏速淪喪蝦蟆勅自結綺未
蝗蝻獄自同文上三案紛如六宮淫放賊不討君誰莖
耆老翩翩盡拂衣但聞南斗亦北向戾園讞由佞相晉
陽甲由悍將烈皇恭王旁午未妖人百輩從天降時有
莊烈帝者亦有自稱相傳福世子舊是黎邱鬼所誑勿
福恭王者皆絕怪事勿冒龍種負宸應無狀吾當救此一方民豈可姑容釀

板蕩天兵飛渡江蔣山王氣黯惆悵青蓋未板磯孝陵
泪逐江流漲吳頭楚尾盈甲帳賢王受降軍伏

七閩未志鄭芝龍之降也

赧王禽唐始紹無諸都翼自保莫陋茲蛇鄉揚越河山
尚不小王頗諳文詞登極三篇出手草朝之名多故老
大布冠衣志矯矯其如幹畧則已少天教魁朽在盜臣
莫化鷓鴣為鳳鳥蒲黃遺種別有傳生未不道忠貞好
有兵長嬉有餉浪飽首鼠幾徘徊重関之備一夜掃王
旅既未臨棄君入窮島九龍五指双迢迢死耶生耶誰
復曉事見明唐爾亦自崩離大小賜姓分飛香鄭宏達
小賜姓亦隨天子薄降蠻羈縻未京柱潦倒事見世宗
成功逃去

實錄七閩地如招橋共看扶桑日出早言采清人茶薦

之九廟馨祖考

再平魯志張名振之走也

鯉魚飛識在魯斷吳山畫越浦六家君軍鳴成鼓謂孫

熊汝霖錢肅東沈震峯士各為其主斯志亦良苦柰典

閩自齟齬輔車車竟何補王益孱困不武馬阮伏成莫

敢膏斧方王養疽莫能禦侮六月潮枯馬無阻列營星

散如避虎此兩乘桴往無寸土三年飄泊得翁洲此已

後重凭黑子安軍伍波臣驕藐樓櫓謂天險聊安處但

內訌忘外堵忽然返風兼迷霧螺頭門外聞招撫震霆

臨壓其戶急揚帆落堂裏田空撫撫乃知皇眷殷紋人

蠻兒皆歸我

天府浙之東永篤祐

檄緬人志孫李之交攻以自亡也

西充殫長蛇已蜀見天日如何剩遺尚存逆孽曰明固
未亡從之求湔拔桂世子在粵西離處流離頗叶雲物
流落諸遺臣盡瘁扶累蹶湘澧雖亡滇竹未失自受降
反增秩未收銅馬功先流青犢血秦兄晉弟力則埒曠
林之戈分隊出誰順誰逆紉衛決生著二鼠聞一穴群
江洱海並愁絕大兵乘之各瓦解以裂歷劫火同漸滅
三宣六慰統未歸投命緬人希苟活天所廢疇能脫明
亡十有七年四王之氣亦飄忽景炎祥吳所未及到
頭莫與新命爭祇合黼帛臣周室

三孽除志諸逆之殪也

溯甲申之後明有塞上臣國難既震家禍復因稽首我
先皇感之為酸辛七日倚牆雖非其人以扶大義豈惜
袍澤勦功成未歸寧^帶礪策勲賜券禮視宗王親有兒尚
主倚期門倘非木石諒感恩何期天狼終不馴負心賣
故王思踞滇海長子孫時三桂用其固山楊坤之策以
興滇自之後詳見南天筆記
猶以蒙段為未木直登衝嶽窺漢津蠢茲二稗王從之
偕信信更有叛將起三秦碧雞一旦遭妖氣南天如沸
重紛紛天吏不嗜菽醢彭從布非樂聞置逆誰猶望爾
更新乃怙終無報在鬼神天兵動地至祝融為槁乘韋
殷賊致死紫蓋飛沙禡其魂始日滅負隅守餘屯如蛇

倒退縮不伸老雄死豎子安辭頭足分保寧解網革心
歸命及苗民聖祖御集二稗王久矣輔敗無完唇五華

山宮祝萬壽萬壽百寶貢至尊

逆桂之難耿精忠附之蒙古察哈爾國應之已而平
涼王輔臣應之臺灣應之于是尚之信亦應之甚至
安南莫氏應之也如河北帥蔡祿輩亦謀應之吳氏
最費剪除而耿鄭之合大有騷動王輔臣亦梟雄非
一時不能底定也

六旬克志殲布爾尼也

太宗西討日青吉思部幾無遺師揮頗怜其角尚以貴

主嗣藩維位冠四十九貝勒屬國誰與齊天聰十年蒙

勒勸進以祭哈又不祿再續絕世寵爵之斯恩斯德寧

有涯宣期太子為之長傳驗不自持謂何詔書錮之北更立

汝兒時安置盛京將以待改行帶礪固不移乃踵逆思

奮飛中原有亂臣不過英布與陳禘就克長世孰克乘

時汝乃不擇音烏合相因依召之不至畔與遠西嗟汝

亡國餘妄思抗天威孤恩背德上帝不宥神不綏皇皇

禁旅如虎如羆六旬飲至告清夷渠魁就殄脅從罔治

猶聞以禮葬林丹泉下感且啼

長鯨歸志入臺也

東寧在南海遠古所未通及明為盜窟澎湖始挂弓那
肱此發跡得稱絕瀋雄晚節竟塗地有子暮不從遙遙
奉天祐進取志則濃一敗始改計覓地圖養鋒輕兵掩
荷蘭樵牧及雞籠自謂欲待時不覺虬髯翁此即稚難

制未肯尸居終填海雖不遂餘部仍洶洶遠乘逆藩難
覲牧漁人功勳猶托故國思以感羣蒙 天子大一
統荒服何不容得民豈加庶得賦豈加充所惡附名義
窺伺我提封璽書下制府刻日搗賊叢七鯤身則險八
漿舡自二間使時出沒吹散彼沙虫沙虫駭以散長鯨
計始窮天威廣無外海潮送長風自去延平爵未朝未
央宮澶漫數千里疆索昭天同

畫雅庫志討俄羅斯也

貌雅庫極朔漠層兵千尺經三伏分鼠千斤穿絕谷虎
狼姿兼以火氣恣狂毒四十年未未臣服彼索倫我之
屬歲貢貂稱恭肅乃遭吞噬一何酷 哲后嫌佳兵累

書戒迷復充耳若不聞始出輕兵到樺屋賊援自水未
乘棧沿流速五百搥刀飛入江滾牌所至指可掬不降
且燎原編管乘杵各一束賊乃鼠竄輸其城郭大帽凱
歸不遺鏃賊尚狡恣殘局几林之屯更迭前倨強安得
保種族自今朝 黼座舡廠散靈遠赫濯四十八旂
同約束

初俄羅斯以順治十七年入貢不知正朔稱一
百六十三年其國最精火器及築城于極北地
斗極只二索倫告急所未通及築城于極北地
奪其貢貂索倫告急所未通及築城于極北地
命康熙二索倫告急所未通及築城于極北地
五軍也與珠一兵于江中征之未識別領
帽軍也與珠一兵于江中征之未識別領
師還謹以與珠一兵于江中征之未識別領
出師而別遣使臣張鵬翮等論之俄羅斯奉
命復築走大兵奉

歸我侵地及城始畫雅庫而守之嗣是遣使入朝矣
三十七年尼魯特反從之乞援俄羅斯拒之遂永為
不叛之臣

瀚海青志敗尼魯特也

皇威王遠暢一酋忽自迷稱兵瀚海外度創我屬夷沙

陀故穴魚復附黃衣按尼魯特居金山自言古沙陀之

外李氏父子始遷雲代之間而其故部仍居西陲遠志

魯特之帳用計亦頗狡將以挑六師謂當更番至使我

奔命疲或得間逞其私聖人投袂起此行進窮奇誰

謂翰海遠平行枕席路不礙飛龍所經過百神護旌麾

漫天穹廬下黃人捧日隨賊出不意胆碎而飛欲確聞

先狂馳諸將分道截難令突去將安歸乞援望已絕乞

降事已遲部曲競前詈逆天威自貽蒙面竟仰葯投骨

和死灰沿邊各未賀爭道聖人與天齊勤三駕綏七旂

七旂謂喀爾喀部落也初喀爾喀雖作賓而未純臣禮

蓋故察哈之屬也至是將為尼魯特所滅乃未歸康熙

鄂爾多斯明年三幸狼居胥山而西方定不然絕域

父老安得望須眉中有老胡公其人善滑稽彈箏侑大

酺以手指而嘻感嘆神武誰能幾所謂大丈夫夫豈不當

如斯北語見聖祖恢喇藏志綏黃教也

三危于我如內臣雖宗黃教曾從開國知聖人見事

聖祖御集漠黔不逞力能式遏靖狂氛陸事見西年來効

命赤手誅妖髡謂第賊乃乘彼髡結為婚姻一朝掩襲

殘其民耽耽土伯特欲恣鯨吞 先皇存亡國西頌
而輦打箭爐前誓大軍長驅擊擊無遠巡誰言瘴雲黑
一朝化喬雲洋洋三藏前茅後勁如有神左屠右剪且
勒且撫殺雷殷招招之像重見唐時廟貌新招：華言如未也
大軍至土伯特界上見唐公嗣皇善繼志使者下
主嫁突厥所奉招：像尚存紫宸築廬舍相度勤流泉夕陽生陽春永為蕃衛膜拜
報恩事在雍正七年

澆河靖志西寧之勝也

固始種居卑禾密迤甘涼番羌部落森星羅漢之金城
唐湟中自古為國藩屏多有明置四衛亦復與甌脫科
仁皇沛殊恩兄弟八王並我我將以縻狼子洮瀉湟澦

成恬波俾之食德還飲和 皇恩浩蕩賊乃乘間集么
麼揚氛連祁山投鞭浩亶河阿千寨下驟馬過西王母
神喚柰何 天子命虎臣出寨奮凋戈麾兵入賊巢
耄母乞命如虫螺凱旋數載後舞前歌五花纏好被明
駝事見世宗平定青海碑

疆有苗志八萬古州之捷也

有苗後最回互各稱洞主莫肯內附其人如猱其毒如
霧莫輕小醜頗能跋扈岑楊奢安迭出為明蠹及將止
託國賦中露 大朝幾百年荒服恩四布禮樂所沾
濡洗心識王路彼蠻兒乃內始謂克民美無度不須蒙
騫及相如甘心自拔者輸賦突有黎平種軒然獨負固

縣官勅大戒驅我熊羆剪狐鬼神兵焚鬼方宿莽咸驚
怖方知漢大天所祚送降幡陳計簿徭種於狝司徒分
比登民數刻名疆成坦步

三后聖德詩一十四篇有序

敬讀寶錄諸書欲為雅頌之音形容盛美而才力謏下
不足畫之乃于鏡部之外取其大事之目一十有四曰
三后聖德詩下里之辭姑發其端以俟能者推廣之

不殺志仁也九章

上帝好生有時當厄粵若明之哀喪亂尤亟橫從羣盜
并為二賊一章二賊尤無賴荼毒遍中原殺人以食殺
人以眠茫茫九有莫洗此冤二章上帝潜然謂子遺可

念乃命聖人剪此僭濫手持天漿以消山焰三章聖

人潜然恭敬明命是余之罪方州在阱願無血刃指揮
以定四章七萃所臨窳窳崩剝至仁無戰生消百惡搏
桑東升樛槍夜落五章枯陽自生野禾自稼蜀中草木

訢訢向榮現化乃告上帝燔柴肆赦六章在昔定天下

所視歸不殺苟其違之莫立莫違上帝監現豈徒事捷
伐七章於維我先皇允矣大慈佛所不能揀而克

援之遂持威斗惠我嘉師八章宣勵及身種之世世文
子文孫守茲勿替君子親賢小人樂利九章命之主未

如其世祖之仁慈者故臣下多疑以為佛之後身宜
其拱手而取中原也
聖祖克肖嘗曰朕生平未嘗
妄殺一人哉斯乃
祈天永命之根本與

愍王志厚德也 八章

古人興廢何代茂有天之所棄善者莫守成敗論人雷
 同百口 一章 明有烈帝手鋤山人勵精明作薄視漢唐
 曰未醇薄海望治胡竟不振 二章 上帝之眷方臨東土
 大厦將危繆綢莫補內奸外寇乃崩裂以仆 三章 至竟
 臨難猶復堂堂國君死社稷千古蔚有先貞臣十九攀
 髯旁皇 四章 聖人曰噫茲家遘陽九于忘則責于義不
 疾莫為表之何以示厥後 五章 爰加諒謚慰其暝魂爰
 降 奎墨碑其寢園爰褒忠節廟祀國門 六章 南渡荒
 王雖遭天絕亦有賢督相報國無缺廩其耄親大義烈
 烈 七章 底須辨止定論嗟峨誰稱廢陵 天子所呵

遺民感泣沒世不磨 八章 祖御製明思宗碑文出自君又為
 葵熹宗張皇后並致祭馬既賜甲申諸忠廟祀若給田
 七十畝于其家又賜史閣部之母宅廩以終其身皆培
 芥元氣之感舉也嘗有稱故明廢陵者 聖祖曰
 彼身為天子誰其廢之 平賦志除厲政也 六章

有明增遠餉聚至八百萬未裕邊防反成寇患暫累吾
 民豈知滋蔓 一章 李練餉詔中語也 一年 乃有 真天子應
 期而生十三戎甲所向無堅城曰朕知天意將以甦疲
 氓 二章 章皇入闕授之元輔首收圖籍祛茲疾苦惟正
 有舊章告之太廟 三章 文程也 謂范相國民為邦本斯王政
 之先所以受命夫豈偶然本支百世何必更卜年 四章
 東南重征相承累代史賈以來爾絲為害烈烈 憲皇

蠲除清汰五章 世世有 仁君以覆我窮黎 三江五湖
草木盡酣嬉 前史食貨志似此者 帝六章

馭卷志 斷也 七章

曰啟曰衛明政之惹 啟蝕膏肓 衛為之翼 宮隣金帛 逞
其大逆 一章 烈帝甫臨朝 退黜一空 俄不自持 死灰復

融 竟以致敗 論世有餘 恫 二章 天子東來 大反 罷政 妖

鳥之巢 掃除必淨 廓然 宮府一體 無兢 三章 流落十常

侍尚有餘 臬累降不耻 曰故司禮曹 謂曹化淳 由賊營未 希圖得

間列于 新朝 四章 汝幸免誅 夷尚不自媿 更諭諭訛

訛 其又奚為 并彼衛人 遊魂共棄 五章 用為津 撫未几 罷存

如聞滇王尚寵 王坤不覆車之戒 而故轍之循 固宜爨

火不克自存 六章 至今奄寺薄 充洒掃 雖有巷伯亦安

枯槁 殿陞雍雍 親官官之日少 七章 聖祖 世祖 卹王 承

則又不以 人廢也 大度志有容也 八章 聖祖亦稱慈有芳

伯夷宋微定不可臣 商容長往 式問空勤 成周之世 遐

哉逸民 一章 黃綺出山 終有慙德 良黨入朝 斯遭論劾

乃知冥鴻 大半避弋 二章 亦有謝生死于燕山 亦有戴

生死于長干 與王之勢 抗之則艱 三章 新朝大定 搜羅

耆宿 良馬素絲 徧于空谷 謂宜翩然 風雲是逐 四章 何

期石隱 自外陽 春題詩 義熙紀 歷咸淳 長哦 老婦或被

吏 填 五章 天子莞爾 其無強起 士各有志 諒難羈縻 朕

吏 填 五章 天子莞爾 其無強起 士各有志 諒難羈縻 朕

有外臣亦朕所喜 六章 上室李生風裁何峻翹弓不出
屬車下問少微護之罔遭悔吝 七章 千仞德輝在盡之
上 不有大度誰成天曠上堯下由千古相望 八章 國之祇初
道臣盡登啟事其不出者亦不強 聖祖再召陝布衣
李顯不至及西巡特賜存問其餘不能盡舉也

孝治志孺慕也 八章
大孝惟舜達孝惟武誰其參之曰我 聖祖瞻懷至
德不分今古 一章 溯厥嗣統時問年尚少雖曰守文事
亦同締造神器克艱敬承有道 二章 克肖于天天眷始
深 先皇所未竟弥高且壬以此慰聖善聖善惟心
三章 慈雲曈曈孺慕融融一日三朝定省 兩宮榮
衣之舞乃在九重 四章 四方玉食問膳已甘之時巡所

得駟道必兼之曰加殫矣斯樂且湛矣 五章 泣然念臣
僚亦懷毛裏湖驅馳疆場而墨衰非禮其令解官廣孝
之紀 六章 乃開明堂嚴父配天萬國懽心薦之豆籩陋
彼石臺書何足傳 七章 太歲在元枵甲子重遭曰有懷
先皇朕心鬱陶吁嗟孺慕萬古為昭 八章 年臣下請行慶典
論曰是 皇考賓天之歲也其無慶前此以四川提
臣何俾之請特許武臣終喪
却負志不貴異物也 七章

惟帝之初載四帥獻珍禽雕籠熠然貯以南金請懸彤
墀用表娟茲心 一章 珍禽能言兼之殊色以寫閒情未
傷盛德宮門聚觀曰百鳥之特 二章 聖質不好弄德得
之自天底須師保加以防閑皇皇 明旨一何凜然

三章 誌爾虎臣巖疆以倚毗職在繕軍以消烽燧朕不
貴異物莫酌爾意 四章 百僚在列聞之驚愕焉集于庭
鳳巢于閣共卜太平萬物其育 五章 漢文返馬史傳令
名晉武焚裘世曰矯情何如吾 皇得之妙齡 六章
是後諸臣之莫敢進奉國有常司地有常貢六十餘年
不啟淫墮 七章 鳥 事在康熙二年其後大西洋國亦曾
置之上林非尚之也 事見 屬夷遠未拒之則拂其意其
柔遠並行不悖 御集于此見 上之整躬

觀天志神算也 八章

哲后聰明得之天授洞幽察微靡所不究乃至奧學一
空前後 一章 周髀宣夜自古紛然周公不作商高失傳
遂令曆象仍世謬愆 二章 上國之材求之海外燬鏡僑

夷自稱津逮高坐靈臺五官下拜 三章 間有學者思綜
中西所見則是其力莫究三歷同異勵窺藩籬 四章 哲

后曰吁朕足了之周商之學西人竊勦之假而不返莫
探討之 五章 古今鐘律數韻之學宿儒多所 爰持琬

衡籌算舂容測圓割圓以次折衷二十八宿捫于朕胸
六章 則有布衣名對宣室所見典天同奏其著述益喜

不孤重黎歎絕 七章 布衣之老誰受遺書有孫茫然
哲后惟吁朕其授汝即侍石渠 八章 鼓成也 謂今吏部侍郎

尊經志聖學也 九章

昔漢諸宗石渠說說博士在列各有司承猶參締候擇

祖文昂之學 聖祖 台入南書房一一授之

馬未精一章唐之貞觀始作正義孔賈尸之釋文陸氏
或嫌專門多所笑難二章天水新學出于荆舒牽以字
識附會有餘以致揚陳抨刺紛如三章降而大金宋撫
荒隘尊經不善遠以滋害聖學興衰上関運會四章聖
皇在御奎婁降祥祖濂禰洛宗朱杜張六經心得豈徒
表揚五章乃簡侍臣大披甲部奮華菁華爬梳錯互雖
主宋儒所戒在固六章墨守既除諸家便便有所未決
質之帝前析疑糾繆其言粹然七章書成齋沐虔
告北辰以示南車正學所遵鄧書放之燕說焚之八章
皇皇四編兼車莫竟其芒則寒其色則正但留三禮以
需嗣聖九章聖祖聖祖推崇朱子至矣而論經間有
不同者世宗亦然

綜覈志勅法也八章

昭代鴻業三業加隆

章皇定之

仁皇克之豐

亨裕大天下攸同一章

萌芽之生每于極盛敷裕之餘

漸亦為病道在更弦因時立政二章張而不弛莫克久

持弛而不張馴至凌遲一張一弛文武之歸三章秦陵

曰都整我天憲虺潛蠹伏朕所畢見謂姑容之且成魚

爛四章監于前王亦豈有偏以殷之肅濟周之寬水火

互乘補抹其間五章欺罔除矣奸究愆矣門戶苞苴漸

以去矣秦陵曰俞宜加雨露矣六章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威之所董福即隨之民亦有言吾今始知七章

政之未協得易之震亦既澄清有亨勿問聖人陶

陶援琴解愠八章
息兵志平戎也九章

昔我先朝興滅繼絕間有剪除仍容餘孽共嘆
聖人徧覆萬物一章歸化之捷已褫胡魂桓桓額駭為
我虎臣方需後命次于北門二章諸將連章請犁胡寨
冒頓可梟曩霄可械勞師一絕芟除不害三章帝心忽動
胡亦吾民大舉且盡殊非同仁欲乘其蹙示之自新四章
前者奉天以討逆命今者樂天以宥反正朕無成心其
又奚病五章
事見泰陵聖德神功碑西角乞附遂請狼烟
陽關蕩蕩玉門平平胡馬不嘶飽芻而眠八章明年胡
使未賀舞干泱泱泥首謝過慚愧犬羊未知天大九章

視河志土功也七章

誼辟愛斯民首諮滿泗河防在望時萬其目支祈雖繫
疏淪恐未足一章由宋以來水道一變合淮于黃漕卒
之便所閔在太倉以粒我畿甸二章載稽明史曰宋曰
潘大小清河寔賴以安其誰嗣之春流秋汎念狂瀾三章
帝累南狩豈以事遊豫四瀆混三條職思其懼朕將
荒度績禹之緒四章昔我有臣輔于茲宣勞三序未泯
祀以中罕乃相度高下庶遏狂滔五章河巨瞿瞿凜遵
天語隄斯隄斯不濫不淤 帝頻臨之二十餘年度
安處六章沮洳父老感誦神功豈若漢武帝負薪歌
匆遂探禹穴以觀浙東七章
聖訓得以有功詳見世宗

作聖德神功碑

久道志純也 六章

三百有一帝享國誰久長所虞歷年或以耄荒始終一

德曰惟 仁皇 一章謂六十年未憂勤如一日體元已

久便安莫即聞之尚書所其無逸 二章謂始勤終替功

或一簣虧鴻業所繫燕遊可危菁華易竭莫過時而筭

三章謂兢業依然不知老將至前途之計後世之寄耿

耿此心明命是謨 四章謂易遊六文罔及大君乃知乘

龍者焦勞沒身遺世息肩古所未聞 五章 三章皆組

章則本 仰瞻橋山遺弓在望聖謨洋洋讀之增愴懸知

精爽於昭陟降 六章

置恪志典禮也 六章

三統之禮發自遺經以存三微其義最精况復前代系

譜所敬承 一章 聖祖晚歲燕居咄咄云明未置後大典

有闕安得衆賢朕心嘉悅 二章 惟十有三陵昌平在望

彼宗支十萬夷于里巷耄社之靈誰為主 三章 憲皇

體此亟頒命圭咨爾禮臣選定宗枝 四章 聖書寵錫故國

之輝 四章 國有五等皆由勲闕禮所不臣孰與侯埒徵

文微獻尚無滅沒 五章 肅肅振鷺貞白乃襟侯其敬哉

嘉命是欽以報天子以慰祖考心 六章

科爾沁國諸王歸命篇 以下著樂詞

有元之初盡平漠北以及西夏咸歸疆畫乃命王宗芋

區仄疇分地駐帳頗擬列侯中原雖失諸蕃自如根蟠
葉布莫克剪除謂成吉思帝貽我世守我將窺上國以
規舊有文皇隆此三出不辭寃之土木其患猶滋嗣是
以還控強列時郭畢茫茫恣其虎噬 聖朝拓國肇
基大東首先慕義執轡以從謂是真主願輸死力四十
九商長叶于一德遂平遠藩遂扈入關遂盡東南遠屆
八蠻沙漠無邊歸我戎索爰班命圭列于封爵王有貝
勒有貝
子有公其爵
畧典宗室等 帝曰休哉故國之遺孰如元大而皆
我歸功在載書思羞賜券永為舅甥以充屏藩

時巡篇

興安控北門諸蕃仰都府時聞我

官家輕行未避

暑地當四十八部道路之中古豈徒謀避暑即以當省

方大渠聞聖祖歲駐驛焉駕近躡躍爭耒王魏魏天可汗不識狀

何似于我為丈人敢忽牧圍事何以進行幄相魚兼黃

羊貴主親上略一一含笑嘗何以充潔供有花亦異姿

其名長十八父老乞 御詩何以奏土音勅勒歌嘹

嘒用取備騎吹其容良激壯 詔命大合圍遠祖古

蒐苗和風護豹尾天 為之高莽莽白龍堆牛羊漫山

谷屬夷夸富強即此徵茂育暑退擬回鑿諸蕃依戀多

天子曰往哉朕其再來過

耒朝篇

荒服如近所振古所未有每當耒朝期分道入諸口北古

口獨石口喜峯口
張家口皆所以必由
理藩有大卿早已命侯人沿途置供
損直至蘆溝瀆
官家正宗儉不須諸方物元狐少
為貴黑貂或數襲
勅曰天潢中是多爾婚媾其應
為主人燕私昭親厚
勅曰勛侍中亦有爾種落其
應尋宗盟相於互酬酢
朝宇觀威儀上林觀臺池
太常奏諸樂以次觀百嬉有時集郊闕大閱陳我武方
知禁軍雄有力盡如虎諸蕃稽首去何幸見長安長安
如日近祝
天子萬年

大護法篇

諸蕃之俗黃教最尊活佛出世咳吐俱珠
天子從俗亦稱護法即以化之勝殘去殺活佛有言天教文殊

為我天子仁徧方隅嗟尔諸蕃為國門戶尚其一心如
子事父由未文殊欲見則難豈期今日高坐九闈活佛
有言昔我本師早知
大朝天命臨之于今果然相
期千載長荷蔽靈闡教薄海興朝之東招提嶙峋諸蕃
誦經曰以溥仁亦有彙宗年年賜祇諸蕃奉之風雨和
會彙宗乃諸蕃所建祝
聖祖所建以雜諸蕃者有善必錄達賴
所以蒙褒嘉有罪必誅刺藏所以殲第已
按第已即活
佛教忠用報
天子方知法王功在梵史

河套諸酋歸命篇

五原建置自主父秦漢因之成沃土三城卜築始韓公
唐世獨推保障雄五代以還稍割裂尚屬中原伏旄節

振武天德屬沙陀拓跋西分銀夏多有明堡東勝所得
故城三之一乃西受降城地俄而棄不收籌邊良以拙堂堂予

典王于時號席臣乃祖業盛言內徒榆林屯一朝棄地
二千里坐失嚴疆禍之始搗巢搜套自此勞閔中歲歲

成繹繚一從夏曾從被黜天陰遂為諸酋窟晚年因察
哈稍復求歸命頗思報國其如大運已不統李自成入

而勤王聖朝萬國正朝宗火篩吉囊掩谷孫子各從戎
古祿王長藩封六掌撒供虔恭東征西討帖帖輸忠月

給俸錢典吏同花馬池頭遊牧畜容套酋落二十
言六

營也
大佛牙曲 以下雜曲

大佛牙貯盤山沙門所重永以光禪闕 天子聞之

一軒渠朕不惑茲腐朽餘鐘離道上骨專車子駒門外
頭亦殊怪民本冷氣流傳則已誣在昔聞尼父所重非

眉鬚祇應持此夸侏儒緬維萬幾暇有時不廢貝葉書
間情久已悟真如寃之經世厭虛無况茲荒誕物讀張

何足儲喚彼唐王殆至愚鳳翔迎請同瑤瑛謂堪獲福
寧有諸 王言大扶聖教勒之三盤巔萬古足有曜

御製講筵諸論有云釋道之書皆嘗流覽深知其虛幻
而窮無益于政治又云釋道生生理絕且使三才有時

蔣山曲

神烈遺髯久寂寥衛君老死衛戶彫曲阿王氣黯然消

衣冠繼出遊但有秋風號開降類新詔羣牧無許未

山椒阿誰出謬希溫緼賢太守一劍泉珠襦玉匣幸不

採時有倡開煤之說者竟在窺陵也太宣期故國遺反

容穢突恣焚燒高皇嗔之吽而逃木已亥海師至江寧陵

中天六馭至神光迓旌旄盛德斯撫謙旁行九頓

不煩勞瞻茲弓劍地穹碑奎墨何於昭謂是賢主朕所

豪三百年祚非浪邀恩令薪木慙蕭條咨史臣漫以淡

文嘲熊相國進所撰史于高皇中山感嘆開平泣不獨

秣陵父老戒宋樵吁嗟聖祖如天高

熱河湯泉曲捺鉢消夏非徒然因之講武兼行邊苞符應運出醴泉

天心地靈一氣間陰火陽冰互節宣曰涼斯涼暄斯暄

太平元化徧八埏能令寒谷忘其寒何況黼坐所

即安金沙烝烝玉液漣漣以養和以蠲煩風生雲護神

周旋熱河初築行宮聖祖試泉謂更得少御集茲泉當

絕塞疇昔干戈紛闐闐清流如沸震不眠時平中外為

一家遂成名跡伴驪山華蓋臨之通層玄天王燕

坐日浴德思深高讀湯盤篇

射虎曲

帝合圍發大黃應弦洞雕席畢命中林旁六日殞三帟

屬夷相告咋神武昨西巡射虎川名錫晉土除民害豈

小補帝曰嘻一夫之勇未足鳴偶然決拾朕不矜

昔踐祚白頰洵扶俵行輔以豺狼當道橫吳耿鄭王
俱猗猗朕揮神臂一一廓清彼伏莽寧驚情惟夙志在
好生五祀六維雖充盈所望騶虞為休徵庶物慈諒歸
和平六十年竟化成馴虎未朝列四靈

海運曲

天家六府八改正豐亨箕風畢雨歲歲慶西成東國忽
告急平壤諸道未乞糴盛時一視還同仁不惜星帆下
析津太倉之粟正紅朽以拯阻飢亦何有古于海運世
有傳用防突侵謀未然有明末年亦及此宗明議奏登
舊史見明史沈是皆補救事匆匆豈若于今力及海外
之附庸九都城下風無阻涓水梁水遠水程可數九渠

津口送歸櫓梁水見冊府元龜即陳壽志中之朝鮮王

椎牛祭父師天子賜我明棗孫孫子子世世報鴻慈

永定河神戶曲

桑乾七輪承天池比于朝那同神奇遠從太原出馬邑
雲代百谷胥歸之黃瓜阜北看夕照灑水未會河漣漪
飛狐関下清流好潛龍出浦稱祁夷竒溝東下合沽水
和會風雨環帝畿湍流迅急良可畏苟墮而潰非
所宜國家定鼎在燕薊黃淮最為漕運資桑乾密遼
注都會疏導能無勞聖慈先皇荒度功寤寐
先河堤時分黃淮憂以奠桑乾基永定河工近郊已築
柳全險上流還置石景祠世祖御集斯民歲歲謝河神

豈知天子溝洫勤一陂一牖皆皇仁

跳神曲

跳神東國俗不載舊禮經雖非祠部掌要亦闕獻徵力
能消灾沴道在凜神靈是以主鬯者卜日祇事必竭誠
堂堂白虎君午夜未降庭一尊湯子酒釀比黃流清飛
石黑阿峯築餌有佳名黏水糕也糝以豆粉蘸以蜜加
黃玉其名甚新見山陰楊賓柳
畧紀 女巫選宗婦距躍擊鼓魚拈鈴餃餘期饜飲即以
饒明馨禮自天子達亦復親割牲禮成還拜賜福祚大
充盈篤祐我官府餘澤遍及公孤卿每宮中跳神必召
殿侍生食肉食畢
賜幣賜果而退

鮎埼亭集卷二

鄞全祖望紹衣

賦

皇輿圖賦有序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教
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會土宜之法
而大司寇之屬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四夷八蠻之人九
州之國使同其貫大宗伯之屬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之域大司馬之屬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
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大宰之屬司書又以地圖得知
山川之數經野之學見于官禮者如此其多然猶未溯

其原也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
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言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圖
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陰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
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
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寔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深之
故聖人所則猶之吉言之象聖人之法蓋不離乎周官
之載者迨是漢人禘于緯候于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
析浮洛溯河者當之果爾則吉言之垂亦當為隕石之
屬而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為典籍之最重者故顧
命典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
之數列為圖以九宮數列為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嘵

嘵焉且夫圖書歷有原委穆王大朝黃山披圖視典而
蕭何得秦圖書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國為博士具見
圖書以注遺經即武皇亦據圖書以知河源班固亦本
圖書以成地志蓋皆河洛之舊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秘
書既絕司空裴秀按漢人括地諸襍圖粗具形似不為
精審于是作禹貢地域圖一十八篇其體有六一曰分
率二曰準望三曰道理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圖學之大槩畧具于此而以二寸為千里唐賈耽作海
內華裔圖從三丈三尺廣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
之祥符李宗諤亦嘗作圖其後稅安禮亦作地域指掌
圖元則臨川道士朱思本作輿圖泰之梵人帝師之祕

圖與宋舊圖互譯而成蓋用功十年而自謂無憾今世之所存者廝有此本而亦多為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獨計程畫方之法猶遵其舊耳明嘉靖中山陰周繼志地圖極為世所稱縱八尺橫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鮮足本三古圖書之精誰克紹之且夫圖學固難而其中以星土合方域為尤難自古學失傳康成謂堪輿所載皆非周禮之法而自漢志而後有以十二分野配十二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諸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貢二十八山者有自柳廓諸國而下皆配之者其說之支離誕妄莫可究詰明初亦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不過

以舊說附會而已孰若

聖祖皇帝陋術數之妄傳成函夏之通譜上參夫萬五千里之升沉下綜夫千八百國之廣袤蓋先聖先王河洛之傳由此代興以臣所見賦此圖者大都侈張版章之四闢而至于著作之精則莫有為之發揚者乃拜手稽首而為之辭

蓋聞神禹敷土功成四宅厥有大章暨亥以步八極由未天壤之廣大雖上聖不能以懸測苟非目驗無以登史官之籍也然彼其察地而觀天如芋區而瓜疆既求合于寰海之綜羅復取必于毫芒之備悉斯則雖轍跡之徧周或不能窮其界畫古人日遠精義難詳分辰渺

渺分野茫茫祝融顛頊之墟特其畧臺駘闕伯之籍且
漸亡禪竈梓慎之言不可究費直劉向之說誰最長而
况乎窮騶生之瀛海申郭璞之大荒固宜南人則駭夫
盤屋北客則昧夫浦陽是以後有作者多走且僵
神聖挺生苞符有曜蒼精孕靈黃芽扶輿上契昊穹下
諸富媪九野三辰捫胸可照六狄五戎梯航畢到漢典
唐經藐不足道乃以
睿謨而成

鴻裁本周解之微言通泰西之障礙方田方程之術雖
遙平方立方之旨未悔九章可乘六卷不害三隅所反
五曹已在歷數既以內貫弗與圖亦連珠入琲隸首運

籌商高經界桑欽郭璞測其原闕駟鄺元別其派婆羅

門通其郵利瑪竇觀其會張騫探元源裝志蔡以中西

算計地里故雖窮鄉僻社無爽忒者從古所未有誰謂

星遠可算而備誰謂津遠可計而遠量天則垣次立成

度地則疆理罔戾既畫掃夫蒼帝赤帝白帝黑帝之支

分遂遍歷夫深土开土成土信土以行邁中以為輿邊

以為蓋乃益信天之乘風而浮地之得水而載今夫陽

明幽昧之度最不齊山川原隍之區亦多隔內衡中衡

外衡之程各分南洲中洲北洲之勢互易或以順舒或

以逆左寒而右涼者天之所虛右熱而左溫者地之

所厄兩遙而一近者廣無可裁兩近而一遙者輪無可

可益是皆良工之所臨卷而經營者也而乃方圓肖其
區盈縮協其度從橫當其程施受諧其勢三百六十度
為大圜三十有二篇為分注析之如碎金之各致其精
合之乃完璧之共成其聚一鄉一亭之罔遺一闕一隘
之有據不須屑屑於五洲底事區區于兩成三條之脉
未該九印之文如遇三十二圖合之可為一圖分之雖
神手天門更無上可尋地戶更無旁可覩斯真曠千古
而誰同抑亦俟百王而莫其且世亦烏知夫

先皇觀察之神也耶在昔萬梳之暇游心經苑石渠燕
御折衷訛舛太乙之藜榮光高遠汝羲朕虞各秉班管
敷言之出彞訓所選試舉一二天驚石轉彼夫堯典分

州以十二而遼海羈管于東青越海為境民莫能名亦
粵後王分周曰營有周并合以幽同稱兩漢而降分州
曰平其于度屬之故終弗能明也不知渠山有原一氣
網緼長白之峯岱宗所因旁皇乎僭都斜出乎析津乃
飛渡于金復之島膠萊之消帝出乎震人生于寅惟彼
太宗之所出所以為六嶽之君斯其神悟誰克敷陳山太
發自長白斯上古青州之所以統轄三韓也格村李氏
欲申明聖諭而不得其說不知原在舜典中有之
出震生寅御製大江之出舊曰岷山或者疑之莫
東嶽廟對白也配河源乃指金沙諸水以臆為言荒荒徼外安覽所旃
不知出于河源之西遠在諸番金沙諸水次第歸焉若
具阨塞乃具黃勝之關山岷盖自西師告捷使節嘽嘽

古所未至盡於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三危苗裔諸
說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知出乎甘肅直接滇雲
衣沙西峙緬甸南不當年吐蕃之建節鉄橋所屯三藏
鼎足以相為隣斯即三危得所未聞三危即今西域之
証于佛經其傳也乃若俄羅遠絕奉我王路始獻輿
圖古所未觀其去北極不過廿度爰識彪鼠格物之助
是則因會同之間情參要荒之掌故廓千古之見聞而
正昔人之譌誤者也千古鴻蒙蕩析神禹甸之于今海
宇清晏聖主闡之皇皇是圖精深是練斯為寶書
二儀永奠自古有作翰茲畫善聚米可觀畫沙可踐獨
於小臣披圖易眩俯察未能揜卷三嘆以藏

清廟以陳明堂以頌太史以詔職方又何藉乎馬毛又
何藉乎龜文懸之河洛上燭蒼旻括地之象推地之占
方斯蔑矣應自愧為小言之唐唐也

國書賦有序

國書之作超出於前代女真蒙古諸種者以其典章韻
古洪畫符斯為神籟然不讀

聖祖御製音韻諸論不知也同館多有習此者相約賦
之愧其文不足稱也

粵若陰陽立天剛柔立地一闢一歛而律以生一唱一
和而呂以比或旋發而遽收先或闢而後閉斯化育之
神梳日流行而不滯是以其音有七其數有四數以為

經音以為緯經以從行緯以橫綴子母互權各從其類
然而羣生蚩蚩誰啟其祕一生史皇再生蒼帝雨粟扶
雲靈徵可紀誰為法苑別傳職志曰梵曰盧有長有次
語近不經事非所自但其肇始寔分門類列右旋左旋
歧其趨下行旁行殊其勢或就殺而借或即音而備任
殺則字以多而始通任音則字雖寡而可會或正錯以
成文或偏纏以立體文則極變蕃于點畫體則分屈曲
于北議各擅專長並臻精詣豈知婆羅門之傳曰以多
反覺許叔重之徒有未逮試觀三十六字之可備遂屬
一十四部所不廢是以切韻之行竟成象類之髓斯則
耳根目根之功德或不能不參之西竺以舉其大致而

通儒夾際之徒皆為留意者也然而屬國之風土不一
故其文亦不齊不見夫鴻臚所掌翰林所司鐸袞新寧
所共作谷神合刺所分攝八思巴所專造畏兀兒所兼
施勃海所通隸夏州所別垂驢脣所肖蓮素所釐符篆
所象半隸所規徒其種錯出其狀紛披試尋舊籍以及
殘碑蓋王會圖中之變態差足擬其奇也揆之古法非
畫無稽特其所至有合有離外番諸書亦間有與知元
古韻合者世多弗知符之所鍾必有待于昌期至我
國書始克應之在昔風雲初起制作堂堂赤文綠字迭
貢其祥惟兩文成不亞宋襄一曰連海一曰額爾
德宜皆榜式制字者或作
或述接武擅場治官察民王廷以揚直追古初清意渾

茫如虫如鳥以發天光時則長白之山兀兀鴨綠之江
泱泱互增岫而鐘鎔効神助而呈寒茫搏討乎一合再
合三合四合之旨上叅夫二體六體八體十體之長汗
流次仲空傲羸星双翩匆匆遁迹何方其綱三十可舉
其目二百可張爰布九核以迄遐邦用書
制誥兼摹印章極之奏疏幡信無往不臧乃命詞僚部
帙必良以編

日誦史則紫陽更有文鑑石渠之藏設科取士上擬漢
唐有如說文字林莫敢謬忘館閣新進亦復無荒然而
其中奧論則欲家戶諭曉而未遑也迨夫
天語指示直破元關謂喉音追初之五字寔為發氣之

元彼詩部之相生皆於此手發端其四散之諧此者蓋
亦至尊而莫干諸韻之切弗敢加焉擬諸黃鐘之不後
于他律即以之定音而無難彼千年之疑寔遂解滯結
于連環而支微齊七更連音以紐切又足定音于不刊
蓋聞詳音而畧韻者宋時康節之諧詳韻而略音者近
人亭林之編其功雖密其法尚偏孰若

國書之獨擅魚二者而俱完較若寘掌洞如隔垣三蒼
雅之所未發三菩提之所未宣萬教具舉萬音可殫彼
艱卿之襟朶目蓋渺焉其抱殘而後知天下之散出於
喉以啟其籥亦收于喉以握其剛何以定母即取其能
生本音者而自叶何以定韻即擇其能收本韻者而罔

愆緩讀之為二字以互括急讀之成一音而了然清殺
之字則本韻之影母所攬濁殺之字則本韻之喻母所
甄是則合殺之法所以為和而無戾簡而不繁者也然
向非神明之天縱一一呈露其淵源誰指示夫秩宗以
大闡其微言謂尚書徐文靖公其小學為二文成微嗟彼
稗蒙未函雅故干祿負慙署名失指既缺芟茲旋差杖
杜馬不足一者喪其全席有逾六者垂其教二首六身
之未通一束兩縫之莫諭舟二閘則失偏旁門五日或
迷推步昧緋衣之小兒訝黃絹之幼婦柳知雖同為烏
易誤疊韻未解卑棲双殺致疑回護龍龕之境未諳蠟
頂之話誰邇有孤識字之名何補同文之祿方舌橋而

目迷安定屋而分部詎知菁華之不朽逮軼乎先民之
舊製好古者罔疑問奇者小悟豈僅如拓跋之附解于
史篇直足令揚子之力窮于油素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有序并跋 官限敬授 氏時聖人所先為韻

五六天地之中合當是古語漢志唐志並引之而其解
不同亦各有失漢志既以天五地六各居其中為合乃
又引左氏之六氣五味而証以國語天六地五之文其
意乃以天五地六為中天六地五為中之合析中合二
字為兩層但考天六地五其素見於素問而素問在七
畧不載其目頗疑晚出未知其即國語所指與否若以
素問之六氣五運言則以水木金土各一而火獨兼兩

故曰六氣其典左氏之陰陽風雨晦明不同要之兩書
所云皆列為一義無闕五六中合之首天道故下濟而
正不必以其教之偶合於地者當之地道故上行而正
不必以其教之偶合於天者當之漢志強為附會似巧
寔收深寧王氏困學紀聞竟謂左氏之說即素問之說
亦因漢志而誤也唐志專主大衍即以五六之中為合
盡芟漢志枝葉之語所見是已而又用六日七分之法
謂一月中五卦即天策六候即地策則其謬也總之五
六中合本屬大衍生成之教而五生音六生律歷家由
此而出更無可旁牽者予因詞科出是題擬作進呈卷
先據唐志以糾漢志又代漢志答唐志得二首而序以

先之

聞之凝績在于撫辰授時必先居敬順九紀以窺化工
審七衡而求元命天效其景地效其響机織出而理可
推天流其苞地流其符法象昭而教可定一先一後陽
布德以乘權有屈有伸陰含章而聽令二始則歷本之
所自生二終則閏餘之所由剩二微則尚蘊于蒙二章
則漸超于盛而要之自一而九誰為之樞自二而十誰
為之枋是以參兩備而五位于焉錯行魚兩成而六爻
于焉互應蓋十一而奇偶之數皆含亦六十而參五之
机以竟爾其求天元定節首五十五位之用可循四十
九莖之策可授磅礴縱觀微芒細剖五典五相守而音

以分六典六相同而律以就音治陽律治陰五六各擅其官音司日律司辰五六各求其偶中宮則八十二分
之積窮極忽微黃鍾則三寸九分之含并包羣有以音求律莫非歷數之周分以律審音即為歷家之統母闕
逢當夫乾位甲而兼壬星紀宅于坤維子而居丑蓋言
乎五六之用寔貫始而徹終亦紫左而拂右是知數之
紀三而變七者圓而神惟五是衰數之紀四而變八者
方而知惟六是紐藏往于五原其妙以兩化一神知未
于六極其變以虛十盈九雜音典律為有常之用總不
外于上損而下增日典辰為至動之機或不免于盈前
而縮後幾疑夫積分之易差定時之難狃要惟此中德

之渾合常見其合符于永久粵稽史古代有先民謂夫
律歷同原之秘寔即乾坤成化之門掛象三而揲象四
其由始而中者以合而備著以七而掛以八其由中而
終者以合而神立之為度秉之為鈞律通于易宮教所
以周于一十二辟歷通于易策教所以遍于三百六旬
天地之心于此而見人神之極于此而分是故天中之
策以求卦地中之策以定時卦之周于六十有四者如
碁之布時之運于七十有二者如輪之馳內卦之策為
貞外卦之策為悔一貞一悔而節候定中氣之前以增
中氣之後以減一增一減而秒母齊卦十其六而四為
餘則分至啟閉為之齋時倍其五而二為寄則東西南

北補其維蓋合二策而均于六百即通全策而協于當
期今夫運行之度見于天幽贊之功歸諸聖將以御大
中之鈞應春和之令則審音期於克諧治歷要于各正
責太史之攸同戒四隣其汝聽或以天之數合于地六
日辨而歲差齊或以地之數合于天五夜分而刻漏聲
彼三統而後爭較短而角長五紀以還亦互負而更勝
是皆未操乎五六之宮以求其中合之并是以朧胸之
易消疾徐之難靖若夫天或以六為制地或以五為均
氣至六期而一脩運逢五歲而一巡此乃素問變遷行
度之序而非大易生成相得之論至若以六氣之發散
成五味之氤氲則又左氏之偶奇非軒皇之所陳雖于

陰陽化育之功皆別有徵而可信而于律歷循環之故
未免稍疏而不親彼徒見其數之適合遂以為其說之
可因又烏知夫兩家之錯見原無當于中合之互文吾
故謂漢志之言稍鑿未若唐志之議有倫彼折衷于長
歷尚無墨守于疇人方今

皇上正南面以繼離奠北辰而居所五事協而化育通
六順成而愆伏杜反商下徵俱本元氣以鼓文明小素
天林皆合中轂以消情竅于以勤民之宜于以篤天之
祐相風之鳥和鳴跳辰之龍就撫方且追踪姚姒接武
羲軒參悟于先天中天後中之心畫會通于交朔交望
交率之真傳握五絃之遺徽聲以神運布六脈六妙算

意在法先又何有于徑圜未合之說與夫中西未定之編

右賦據唐志糾漢志

溯夫精氣結而為三辰躔度昭而成七政理乘乎氣象
數皆至道之紛綸歲紀夫時律歷本一元之合并參天
兩地四象之策所生十圖九書八卦之爻以定一三七
九主乎奇五為之宮二四八主乎偶六為之柄神行
者五鬼行者五五位相得而清濁分雄鳴者六雌鳴者
六六管相來而倡隨盛蓋音生于甲六十調迭用其剛柔
律生于辰十二均互為其動靜斯在若時者罔敢不欽
而勅天者其疾用敬今夫軒轅之世已遙伶倫之書誰
授而驗葭灰于河內則節可坐而推定柷泰于羊頭則

法可立而就五兼二變而為七下宮上宮之無愆六以
三分而得八正散變散之遞奏至若五音各有倍而減
清散之一者用九之首所以虛六律各有同而增準弦
之一者歸奇之初所以侑是故以審音者審運五德各
擅其虧盈以分野者分辰六辟同徵其休咎曰以一十
有五而轉者五之以三而乘時以二十有四而完者六
之以四而完蓋天中則譬之琬衡七宿罔或畸東而畸
西地中則擬諸溟澗三塗不涸卜左而卜右斯固極之
元會運世而匪遙抑亦質之度量權衡而不謬今夫一
元資始十日成自前茅以生數相比後勁以成數相鄰
若五乃于生數為己屈六乃于成數為方伸生之已周

有資于庀材之力成之伊始未離乎毓產之因一減一
增忽為同位或進或退與為互根當其兩儀翕聚一絨
絪縕錯行有道交易有門下降者非故為貶上騰者非
妄自尊睢睢盱盱輪輪囷囷蒼精見于九道黃牙遍于
八垠哲王有作丕示蒸民定為音者以通乾成為律者
以流坤始於一終於九積之即重五之所出始于二終
于十積之即重六之所分而于是合而求之五行寔兼
乎六府六事皆運於五辰本天則二十五絲之各協本
地則三十六宮之皆春斯晷儀歷象所以起而紀元章
節所以神是故觀象則取其至著脩數則取其至齊生
于東而竟于冬律必期其順序明者孟而幽者幼推策

尤泯其參差分七十二候以成期昏中旦中之有度通
一十九章而置閏大餘小餘之有時苟稍滋其補湊即
不免于支離况夫五六之數本相調中合之幾無偏勝
五土之奠定地合于天者罔差六幕之周流天合于地
者畢應故氣之應日而盈者于五稍過而非有餘朔之
應月而虛者于六稍歛而非不統本之真載之運所以
上協夫太虛著為斯人之程所以仰承于上聖至理不
假于旁求要術不勞夫曲証者也若夫六日七分之術
一月五卦之文京房首為列算揚雄于焉錯陳卦之以
五而周既難辭于紛錯候之以六而判寔難解于區分
然則唐志之取衷于大衍雖已符乎舉正之旨而其標

示夫中策尚未見其說易之醇蓋自七緯之遺言流傳
莫辨漸與四聖之奧旨混沓同論彼中孚之居首漫飯
依于大易笑月令之改本乃勒石於成均斯乃八能之
士所未盡究九術之客所未盡甄其與互易夫五六之
說者摠之無見于中合之真彼司歷之附會能無貽誤
于後人惟我

皇上知崇禮卑周規折矩通八十四穀之妙不逾五節
之循環合五十二家之遺以推六物之齟齬猶復有嚴
居心無逸作所迎塞迎暑迎日迎月之祀上符乎六氣
之溫涼膏薈膏羶膏臊膏蠹之宜下調夫五味之茹吐
斗杓色正玉燭茫寒衡量自心豫調濟于濁長清短樞
橈在手詎輟輟夫月後日光皇極之時咸若秦階之符
畢宣固宜其陋六甲之四十二軌而黜五子之一十八
篇

右賦代漢志答唐志

予既撰二賦踰年偶記漢史翼奉傳有以五性六情配
律歷之說因攷之其謂六情配六合五性配五行觀性
以歷觀情以律又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故五藏六體
分象天地翼本為齊詩此乃轅固之說也然亦並不以
左傳素問及卦氣之說參乎其間乃益知漢唐二志之
牽合而予言之不妄云五性六情見于古本禮運

鮎埼亭集卷三

賦

國子監石鼓賦 有序并跋

鄞 全祖望 紹衣

石鼓在唐以前弗著其以為宣王時者始于張懷瓘然張氏以為諷宣王而作未嘗以為美也使其果諷忍其不可勒之石矣韋應物以為文王詩而宣王勒之夫詩中曰天子曰王果爾則受命改元之說信矣此又誕妄之甚者也韓退之而下皆以為美宣王夫不問為美為刺必不應雷同于車攻之篇董彥遠程泰之以為成王則因左傳國語蒐岐一案而依附之獨孫漢公不取此

鼓而未有所以暢其詞歐陽充公則疑之而又以唐人
之故不決南渡以後鄭夾漈以其合于秦斤秦權而以
為出于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鞏仲至又以為獻公之
前襄公之後但讀其詩亦不類秦昔馬薺堂以為北周
所造則研北襍志又辨之蓋莫能有所折衷也楊用修
初亦謂其偽以其文類小篆是已乃其後反偽作東坡
本託言尚有完文是則老而耄者歟明末韓寄菴始力
詆之其作石鼓歌有曰古人制書法有六形散象意非
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繁意晦徒支駢是皆秦皇漢
武代古籍焚滅成寒烟謬書偽器旁午出後人誤信何
拘牽可謂獨掃一切而碩亭林亦謂其詞淺近不類二

雅有鋪張而無意味萬季犛韓辨之尤力此可以確然
知非三后之物而予更有進者古者天子諸侯有政無
渙觀渙非可歌咏之事此尤不攻而破者也萬氏主薺
堂之說予謂石鼓既偽則亦不必深攷其何人何代因
為之賦

我未日下教謁成均乃從戟門之側得窺石鼓之文曾
聞昔人之歌咏以為石墨之奇珍或擬之虹紳結絡或
比之瓊樹紛綸或歎為斷釵覆釜或賞為切玉鉤銀精
氣亭字白科所不能毀寒茫夜朗濟河所不能淪上應
黃姑之宿下推記里之輪列在三雍猶是靈龜之遺制
以臨多士不須桐木之多聞將尼父編詩之所失載熹

平刊石之所未甄填魚金以矜貴登內府以嶙峋四百
九十餘字佛龕留其遺跡二千七百餘載藝苑滋其傳
聞然而僕竊有疑未敢漫云蓋嘗摩挲泮斷沈繹殘觚
不特文訝其未合抑亦事誚其不符彼其序將帥導師
徒若華載路叢棘攸除左驂右驂王用三驅是謂大蒐
宜駕我車若夫魴鯉稠疊柳楊紆徐泛新水求嘉魚烹
鮮作供大陳菹道是謂遂事由畋而渙夫度軌量而後
講事昭物采而後取材一步一趨史臣所紀不軌不物
大君弗懷是故三年而治兵軍寔以數四時而講武農
事固乖以修三品之資豆蓬以備以作六軍之氣步伐
以諧斯狩獵所以不流于禽荒而夏官之職所以必該者

也山林川澤之需委之下吏斧斤網罟之用屬之輿臺
百金之材雖可張而取萬乘之駕不可奪以耒斯固在
不舉之列而澤人之所獨裁者也今也水陸並馳禽魚
交踐取材惟恐不多盈庖惟恐不腆其寃也乘馬以涉
而漲可虞並舟以歸而途又遠甃好樂而忘荒迨流連
而忘返貽君子之深訛違先王之令典彼略地而觀魚
隱公尚以為覘滅孫抗論于中庭太史大書于汗簡迨
泗淵之偶濫則里革之直言難免冬薦之期既過夏槁
之令未展曾是瀉池之哲王乃恣情而遊衍夫季冬而
射奠勤天王之翠輦斯淮南時則之訓所以駁而舛也
禽殫而中衰乃嚴淵之是犯斯揚雄羽獵之諷所以姦

而婉也而謂以尹佚史籀之徒亦復著韻詩而勒貞碑
吾故以為雁昂之傳誰則信為景鐘之選况乎二雅具
在大篆可追以視車攻吉日之作直是巴人下里之詞
而史籀之遺法乃下隣于相斯有之秦權而字偶合按
之秦風而音又違斯則譌謬之昭灼闕失之繁滋進退
失據鑿柄不齊已見于前儒之所論不待于下走之致
疑至其縫五羊以為皮集于狐以成腋笑取材之紛拿
陋行文之割裂于水一方本之蕙葭之章為三十里見
之噫嘻之什剪伐勿加則甘棠之思也小大具未則泮
宮之列也彤弓矢以錫公侯不聞施之燕遊相陰陽以
卜都邑不聞用之渙獵如斯者蓋更僕而未完而非徒

踏襲于東都會同之作今夫神禹岫嵒奇踪詭譎穆王
壇山遺字奇零司徒南仲之昂延陵季子之銘紛流傳
于後世蓋強半其無徵然而見于金石之錄者欲決然
其斥之而未能以嗜奇之結習亦好古之深情而况是
鼓託于逸詩之快駕以古文之名歷唐宋以至今蓋灰
劫之累更乃海枯而不濫猶完善而崢嶸彼訪三鐘而
歎息思九鼎而屏營固宜其對之而寶惜而不禁摩挲
于葦龍剝落之遺形也夫
宋張芸叟謂石鼓即攻車之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
人所取也其魚維何以下所不取也胡致堂引之是即
歐公謂夫子于詩或刪其章或刪其句之說聖人固無

此武斷但即如所云則車攻之詩其餘又自何未嘗即石鼓中所剝落者是耶則何以聖人所刪者今反多存而其所以取者反多剝落耶抑別取他詩以足之耶是不必深辨也

哈密瓜賦 有序

哈密者唐伊沙瓜三州地也宋白曰肅州西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又西二百八十里至沙州又西北九百里至伊州然春秋所云瓜州即唐沙州也其舊以瓜得名予攷瓜漬成川瓜州成邨瓜田成姓瓜之登于譜圖者多矣要莫若是瓜為最古亦最遠前代曾登于貢物故有御瓜之名其後中止今始貢爰賦之

登三危之古山兮綿綿生之瓜其名著于春秋之錄兮戎子駒之舊所家黑水南來而入海兮是曰動地之流沙北連伊吾之大磧兮龍勒高聳而嵯岬滙以蒲昌之巨浸兮有神馬之窟曰渥洼蓋冬日而聞雷兮土膏殷殷而轟車亦六月而有雪兮浸淫成此天葩嗟敦煌寔錄之無存兮誰釐夫匈奴月支之舊界列昆侖之障于漢武兮承以東京之禾尉其時更番而遣戍兮或及瓜而得代涼武昭王所起兮是亦十六國之都會宇文置會稽為儔郡兮多吾鄉寓公之行邁往事其茫茫兮聊啖瓜以志聚有唐之置州兮寔隴右之雄藩迨天寶而日蹙兮乃斃繫于吐蕃張曹所恢復兮終蔓摘于西夏

之荒殘誰傳回紇以是種兮得未有于蕭翰年運而往
兮乃更夫哈密之名衛則魚安定曲先以錯列兮部則
合刺仄畏兀以紛爭彼忠順之歷世兮胡見吞于土魯
之兼并惟陝甘之最逼兮重資夫捍禦之長城且諸道
之朝宗兮皆出入之所經固非以是仄兮而漫志于窮
兵

聖朝威德之大同兮蔽靈無遠而弗暨况屬藩之近落
兮固不殊于內地疆以戎索兮用羈縻于邊吏渺茲時
物兮其敢少替謂前矣固嘗作貢兮今胡嘉旅之沈滯
爰浹歲而未王兮聊足昭其誠意爾乃傍芋區以為疇
佈柔芳以辰月烹羊尾而勞耕夫磨新耜而試礪鉄野

田熟而抽麥胡桐雨而吐律蓋轉盼而有秋撫中田而
成徙速檀齋宿殊尤是散負以明駝耒升

天闕玉闕陽闕使車屈折遙瞻嘉峪斗柄所揭夫其備
職方之隆儀衷遺文于前史蓋連輻而接轂亦不能以
殫紀彼夫晉昌草鼓其蔽清泚野馬之草射侯所使壽
昌石碁布局如砥此先朝之方物也今則玉重六十斤
而有奇馬行一千里而不止然而莫若是仄佳韞齒齒
試振中而出汁兮乃食經之所指倘脯以洵澤之鹽兮
則行遠之所恃吾聞諸書之狀仄也號或如龍之燔掌
或如虎之踞骸或如羊首或如兔或如桂枝或如蜜露
熟者曰報曰報甘者曰報曰報以觀是仄無之不具王

瓜則避其甜木瓜則嫌其酢其靡然而專車誘癡狐以
如鷺貪所甘以深入遂濡首以不頽是蓋穹隆之所降
精西池之所篤祐不待四叔而成長充
九重之賦仙童培之神女護之允歸義之良材西河之
典故也于是

頒命太常分之臣子如副或華必稽典禮拜受以歸既
多且旨不瀆酒泉臣心醉止抑聞長安之上苑兮蒲萄
之實離離移首霜以弥望兮皆侈心之所為物各有所
自出兮遷其地而或漓曷若任土之貢兮

玉食自致于彤墀亦願諸酋之茂育兮永為世守之藩
籬采古圖經之舊事兮參以今絕域之土宜用搯觚而

成賦兮慙未盡夫王會之瑰奇

淡巴菘賦有序

今淡巴菘之行遍天下而莫能考其自出以其興之勃
也則亦無故寔可稽姚旅以為來自呂宋按淡巴者原
屬呂宋附近小國名王圻言其明初曾入貢有城郭宮
室市易君臣有禮但淡巴之種入上國其始事者亦莫
知為誰黎士宏曰始於日本傳于漳州之石馬石馬屬海澄
然亦不能得其詳爰作賦以志之或有博雅君子補予
闕焉

將以解憂則以酒將以消渴則有茶為足者誰菘材最
佳酒最早成茶稍晚出至于是菘寔始近日凡百材之

所成必報功于千古酒戶則祖杜康茶仙則宗陸羽吾
欲考先旅以議禮蓋茫然未悉其何人笑文獻之有闕
將汜祭其何因原夫雕菰之始載在曲禮受種為芟結
穗為未紫籜為裹綠節為圍于烏作飯絕世所希其在
爾雅更名水蔣蘆中之族斯稱雄長是菰寔非其種也
或曰是即說文之所謂菰抑廣韻之所謂蔦古嘗志之
今廣其傳譬之屈騷之蘭于今不振其爭芳者崛起之
屑迢迢淡巴非我域中僻居荒海曠世未同何其嘉植
不脛而趨普天之下靡往不俱彼夫河西之烏支夜郎
之印竹當其傾國以相爭良以易地而弗育而是菰則
五沃之土隨在而生滿篝以獲有作必成不以形化而

以氣融不以味饜而以臭通當夫始至尚多所怪其習
嘗者半在塞外是以皇皇厲禁頒自思陵市司所至有

犯必懲而且琅琦督相視為野葛吾鄉錢忠介梁谿明

府指為早魁見南黃山徵君明火句汗歛人宗賞心尚

少知己尚孤豈知金絲之薰足供清歡神效所在莫如

避寒若夫蠲煩滌悶則靈護之流通神導氣則仙茅其

傳換柳消瘴橄欖祛毒其用之廣較菰不足而且達人

畸士以寫情愔翰林墨卿以資宴助于是或采湘君之

竹或資貝子之銅各製器而尚象且盡態以極工特則

吁雲如龍吐霧如豹呼吸之間清室者妙更有出別裁

于舊製構巧思以獨宣詠火攻為下策夸鯨吸于洪川

厥壹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鐫足慰我心是以茂苑尚
書雅傳三嗜必不得已去一去二獨愛是菰長陪研席
王馬和錢更增一癖風流可即碩物與思誰修菰祭以公
為尸長洲韓慕廬尚書嗜酒及菰典此而三或問之以
語且夫醒可醉醉可醒是固酒戶之所宜也飢可飽飽
可飢是又胃神之所依也閒可忙忙可閒是又日用之
所交資也而或者懼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長加夫攝絕
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為三農之長慮而無如衆好之
難回觀于仁草之稱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我聞淡已
頗稱樂土寇盜潛踪威儀楚楚獨於史傳記載闕然聊
憑蓋露以補殘編

葛仙米賦有序

是物產于嶺外自來未有賦之者故掌故甚稀東歸話
別因作數言以示諸生

稚川子兮列仙儒留茲佳植兮羅浮之隅當年丹砂未
就兮暇日猶蓄以畚比糞令之薤而彌潔兮視陶令之
秫而倍腴乃阻句漏而弗赴兮借茲山以寫清娛演鄭
隱之密授兮引鄧嶽以仙芻亦有高第若徐升兮一一
譜其祕書遺種遂傳于五嶠兮間或旁產于南服以與
典彼水畊而火耨兮其候泰于納甲以乘除斯肯遠而
莫寃兮遠通津于京虞稚川五行納甲饜道侶而忘餐
兮遺滯亦為寡婦之糈獨訝著錄之未及兮緇抱朴之

編而闕如反不得伯仲于青精黃獨之羣兮或淪落而
次且阿儂耕研田而不給兮諸生招我于扶胥謂矜峽
之沃土兮擬上農而有餘三菁二韭不必羨兮此足飽
山澤之耀更和之兮帶草兮亦離離其可茹倘從此得
巢引兮何必不翩然其迹虛柰凡材之未稟夫靈氣兮
嘆南方之不可以久居瘴雲乘之而悒悒兮長乞靈于
金匱而弗紆知雉川之道力不我扶兮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度臺嶺而言歸兮訪故園之樵蕨憶吾鄉之佳勝
兮亦有石臼之丹鑪何莫非稚川之故跡兮豈無一隴
之可粗携此種以播之兮或者慰我之飢飶况吾黨之
小子兮不秀不實終印須何堪怒置之五千里之遠兮

不漁賦夫歸典恭惟

仁祖之博物兮考索不遺于草木之儲菘含狀而不恙

步乃耻一物不知之非夫方知蜜阪之味兮曾登

玉食之厨

見几暇格物篇

一百六十篇補其遺佚兮三百一十

卷貫穿其繁蕪遠之窮仙靈之奧術兮近之即為菽粟
之箋疏諸生讀嶠雅以旁徵兮倘亦多識之所需

鮎醬賦

有序并跋

吾鄉貢物之最古者莫如鮎醬近則以為常貢弗嗜也
并忘其為掌故中一種爰賦之

伊介族之絕奇稟太陰之精髓母以蚌而成筐子以蟹
而居裡璪鮎其名懸埒其沁山以之而受氏亭以之而

垂址說文引漢律以成箋江賦援越志以補史莊生所
詳挹朴所紀陶山鄂州言之備已蓋嘗推原先世載之
周禮庖人蟹胥青州最美暨其中衰浙東崛起是固勾
餘之名產而胡體物者之弗盡也今夫鮎之為物長不
數寸廣不盈分然而吞吐呼吸上旁清昊晦朔弦望相
為煜烟是以淮王有胎蟹之目埤雅夸珠蚌之珍淮南
胎蟹應月即鮎也味三五而屈三五而伸別字月鮎蓋
珠多出子鮎之六者非魚因合體有如榆莢共生几疑孿
人行者求食居者栖身動者近智靜者近仁乃緣二氣而為互根以兩故
化以一故神深藏高蹈絕類離羣在山之麓在水之滄
斯其風味固宜深醇若其餘子尚難殫論或依蠣房或

寄螺門方茹稍劣未敢弟昆于是東部都尉乃命淵客
乃底江村取而醢之蚌白擘裂蟹黃漣淪釀之汨汨流
之泔泔參以紫虻之厲投以淡菜之倫膏愛其滑糝取
其勻彼天然之五味不假和齊斟酌而適均遂供大庖
上至尊雖四方玉食之雲集未如此三斗之獨陳也嗣
是以還濱海之產紛著食經水族有薄亥市惟腥四鯢
之鱸吳繪之特三月之奠晉鮓之菁石首則有鮆類玉
章桂則有鉅如丁王餘鴈素社交縹青琵琶之綬成帽
鸚鵡之螺作觥蟹雖炎而可致蛤過酒而解醒梅花之
蠣桃花之燈車螯吐暈海月生明我惠文冠以駢附枕
新婦臂以沈寘蚕之眠而蝦蜃熟稻再獲而蚶車登河

豚以蘆芽作偶江縣用荔子齊聲然而熟如此醬首重
南烹其法最簡其格最清其味最遠莫之與京彼夫江
南國主以供明馨惜其于法有所未精醬醬之患是以
兢兢見李後主嗟乎惟遠故艱惟少故貴彼四十萬夫
之海錯唐政之荒何如而五斤之魚骨宋德之儉可繼
今是醬也不復充鼎實之陳竟下同齏鹽之味非失之
奢即傷于昧聊染翰以摘詞庶不泯其資地

陳藏器志寄居虫一蟹一螺乃蟹之附于螺者與段成
式合屈曰今萬州有之海物異名記所云螭奴則蟹之
附于螭者予在海上親見之若南越志稱蟹子合體共
生則大蟹之中包小蟹者與北戶錄合皆屬鮎之別種

鄂州以螭奴即為鮎不知蚌之與螭別也尚未確

十二雷茶竈賦有序

吾鄉十二雷之茶其名曰區茶又曰白茶首見于景迂

先生之詩而深寧居士述之然未嘗入貢也元始貢之

王元恭曰以慈谿車廐寨中三女山資國寺旁所出稱

絕品岡上開壽寺旁者次之必以化安山中瀑泉蒸造

審擇陽羨武夷無以過也預諸公但言區茶之精而不

知早見于陸氏茶經按陸氏云浙東以越東為上生餘

州三女山之物特以餘姚瀑布泉之嶺曰仙茗蓋實即明
山人亦無識者嘉植沈淪甚為可歎予自京師歸端居

多暇乃築一廬于是山之石門題曰十二雷茶竈將俟

春日親窮其深奧而製之因謀茶具甚備茶經曰是茶
有二種大者殊異其即三女之種乎予因乞靈于茶神
以求其大者先為賦之其辭曰

四明四面兮俱神宮就中翠碣兮尤清空大蘭峩峩兮
稱絕險蜀岡旁峙兮分半峰其間剡湖則西兮藍谿則
東峰回谿轉兮非人世釀為嫩雪兮茸茸百七日兮寒
食過廿四番兮花信終二百八十峰兮土膏動一萬八
千丈兮雲氣濃時則小草兮珠圓長條兮玉潔双韭兮
挺生三菁兮秀出青檮兮吐丹白附兮結寔挿瓏鬆兮
篔簹竿纏纓絡兮羅闕彼避世之畸人各分曹以登眺蓋
飽餐而有餘薄烟火以不道乃有茶仙經營茶竈爰茲

茶山烟嵐

窈窕入精

藍兮

偃息

登古

墓兮

踞

史

高

之

天峯開壽寺
即賜院也

訪舊

文兮

斷碣

弔高

僧兮

遺書

三峯寺在

資國寺南

僧謂夢堂嘗居開壽寺

獨新芽兮生茁几彌望兮山居于是擷之掇之吹之吁

之蒸之焙之析之攄之都藍之具于以儲之彼近山之

瀑泉推化安為絕勝雖雪竇之飛湍拜下風于錦鏡致

陸羽之傳記喜孫因之可證化安瀑泉勝雪竇未製良

材以尅幽興其相則屈兮曲兮如魚鉤兮其色則皎兮

峭兮葭視紺緞兮其數則六律六同兮正一周兮太白

補陀未敢傳兮大小悔之茶坑遊十籌兮在昔茶戶有

編茶場有使幸徐公兮惠民罷推租兮世紀胡降臣兮

固寵開貢使兮貽厲自元初以經始范文虎歷明代兮未
弛怪近世之希逢致消渴其何恃既塵鞅之可除竊山
栖以有志茶經一卷茶寮數事比鄰可睦那須黃羊活
眼盈甌司命是嘗媚之不辱煬之無妨倘稍存夫本色
為我和以老姜

金莪山晚揚梅賦有序

長卿上林之賦任彥升之傳江文通之頌太白之詩梅
梅所由著名也圖經品其絕勝者莫如紹興之蕭山中
而吾鄉亞之不知吾鄉之產其出自金莪山南者寔突
過焉予嘗以六月親至諸峯紅者紫者如火雲白者如
雪一望垂垂蓋奇觀也居人或以姓譜其種有曰印家

塢曰金家塢曰許家塢或以其形曰大荔枝或以其味
曰酪蜜而又有曰韓家晚者其種最後亦最佳淳祐大
儒袁正獻公嘗因廣平鈔公子之饒愛其名引陳文節
公詩翦公子以晚成之說深寧王禮部跋其尾以為前
輩立言雖一菓蕨不忘規箴若此今載入至正志中是
則吾鄉楊梅之佳話諸方譜物者所未有也乃更申其
緒而賦之

吾聞南陽之韓以桐木尊蓋一代之嘉樹非凡卉之可
倫異哉其忽以楊梅之別種傳也不爭先以求售乃晚
出而倍醇嫣然挹其芳姿凡却頽而逡巡為待夫儕輩
之將盡始獨殿夫一軍彼時物之被薦大率貴其早陳

人情習于教見固有取于維新胡是果之矜貴以後未
而空羣豈大器之果別正不妨于積薪亦昔詞客之品
目擬星郎之駕雲耳見集迨謝生之欣賞後擬之以麗人
謝在杭彼寧不憂其遲暮甘退處於後塵將無自託于
十年之不字或有待而得伸乃有格物君子凡三致意
謂茲微物足資族厲由未毅氏之棗張公之梨江家之
荔好事者流艷而稱之競登載記然而祇充佳話靡闕
大義伊朱實之離離稟炎精者最厚釀赤水以為漿宅
丹山以為圃誰其臨之鷄鳥之味當滄暑而落實滌蘊
隆以可口即或變色而皜衣要莫奪其中之所守夫太
剛則虞其易折而躁進則適以負疾此亦物理之常也
是以孕之以久而愈完養之以需而不苟庶漸底于和
平尚予人以可受乃若學以老而懼其倦節以老而防
其衰不見夫少年之行行或持久而漸乖曷若是果姜
桂之性愈厲桑榆之志不回是則始之蓄其力正以後
之成其材昔我先王微言可風是用作歌警于有衆風
人聞之以當榻頌其于韓弓尚未增重

